

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  
吳中文獻小叢書之十一

寒山留緒





# 刊行吳中文獻小叢書旨趣

地方文獻，全文化之所由積也。文化爲物，羣倫攸共，故凡尊惜文化，應自地方文獻始。吾吳夙稱東南文藪，文獻箸錄，與禩俱進；或旣鉛槧，或祕篋衍。經茲兵燹，散佚難稽；歷劫幸存，彌足珍貴。本館整拾叢殘，職責莫貸；爰擬就有關地方文獻之亟待表章者，如先儒專著，寓賢瓊紀，或其遺稿未經刊布，或雖刊刻而流傳已尠，特輯爲吳中文獻小叢書，次第梓行。孔氏有言：「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謹以俟諸來者之徵。體制苟簡，尙鑒微志。

168064

趙耀傳

趙耀、字潤香、號仁如、太倉璜涇人也、其先宋熙陵第八子周恭肅王元儼後、六世祖宦光、明國子監豪華、自喜、中歲折節讀書、廬墓寒山、以字學名、子均有志節、得父傳、均無子、以從兄學基之子錕為嗣、錕字漢文、明諸生、不能續緒、繼業、棄山泉廬舍、席捲所有、以東歸、乙酉、客帝入主、嘉定被屠、八月、清帥李成棟率兵屠璜、殺人如麻、銀及兄鋌俱罹難、時趙氏一家、死于兵者二十二人、銀無子、弟鏞再嗣、均鏞天、以銀從弟國宰為均後、國宰耀之曾大父也、國宰生莊、莊之時、寒山祭祀久缺、祠堂廟宇、為奸猾所覬覦、豪強所侵佔、莊率子松暨姪東山、入山整理、控奸逐僧、沈德潛仗義助之、始復舊觀、清高宗弘歷南巡狩、之吳下、江南制府謀建行宮于寒山、松上書陳情、請存先祠、制府為之動容、寒山無恙、松耀之父也、有孝行、耀少承家學、能詩文、善畫事、以監生例受徵仕郎、為人修潔自好、雅喜賓客、事生母王、備極孝養、及沒、不惜變產以營喪葬、曾遊幕楚黃、五年、乃歸、至寒山祭掃、見凡夫墓道、盡屬邱墟、祠宇神堂、悉為僧據、椎心瀝血、奔走呼籲、乃得直、復興土木、重整先業、寒山無恙、耀之力也、是時以後、維著述自娛、與宗人子能書者、輯徵孝錄、宗遺舊編、寒山留緒、以志先德、而祖宗遺容、及屋舍廬墓、皆自圖之、其修潔自好也、類此、卒年七十、著有璜涇志稿、潤香詩集若干卷、子朝棟、例授登仕郎、以忠厚稱、孫晉勳、道光己亥舉人、鼎勳、州諸生、

寒山留緒傳

一

029627

寒山留緒傳

二

馮超曰、超髫齡時、見趙凡夫山人墨跡於許氏、筆酣墨飽、神采湛然、而家君復爲述山人逸事、心嚮往之、蓋超于鄉先哲最景仰者、厥惟山人與桑先生、懌民、郎先生、星緯、毛先生、霄漢、以爲曠世奇傑、而尤拳拳於山人、廬墓之寒山、今春整理舊志、徵集鄉先哲遺著、得讀澗香先生寒山留緒、益慕山人之純孝、微澗香山人之純孝、不彰、故綴澗香傳而絮絮述寒山事、不自覺其言之汗漫也、



寒山留緒

蘇州府志

高士趙宦光墓、在支硎山西、子靈均耐、初宦光葬其父含元先生於此、宦光及妻陸卿子、靈均及妻文淑、並從葬焉、

璜涇趙耀澗香氏輯

含元先生像



徵士含元公、諱樞生、字彥材、州庠生、讀書好古、晚慕元功、隱居不仕、著書充棟、有含元子集行世、配楊夫人、六河望族、子三、長太學生雲蒸、次武略將軍日熹、季太學生宦光、歿葬吳縣十一都至德鄉寒山之陽、載入郡志、世所稱趙坟是也、祠在千尺雪、

凡夫先生像



高士凡夫公諱宦光字水臣國子祭酒生買山葬親廬墓高隱疏泉鑿石著書自娛以篆書名世配陸夫人諱卿子尚寶卿師道公女善詩世稱女宗有考槃元芝等集行世凡夫公自擇葬穴在天平山之陰天成石穴手書趙凡夫埋骨處左有紫霓澗右有玉兔石與父墓遙相對時更構法螺菴延僧課誦以慰先靈自著寒山志行世載入郡志子均

隱士靈均公諱均承家學能詩文善篆隸續成凡夫公所著說文長箋行世隱居好古著有金石林配文夫人諱淑待詔徵明公孫女從簡公女善丹青吳中閨秀爭師事之靈均公歿葬含元公墓之穆位謂孫亦可抱膝也乾隆癸酉歸愚沈宗伯題父子偕隱額於山祠附載郡志



靈均先生像

【南巡盛典】寒山別墅在支硎山西明處士趙宦光隱此築小宛堂以居後爲僧寮庭前古梅二本

寒山別墅



相傳宦光手植芙蓉泉出其旁西臨清淺池通千尺雪名飛魚峽東南爲空谷奇石橫亘上跨小石如環名馳煙驛皆篆書饒石宦光所題舊蹟也

寒山留緒

【南巡盛典】千尺雪在寒山石壁峭立明趙宦光鑿山引泉緣石壁而下濺瀑如雪不減匡廬水簾上有

千尺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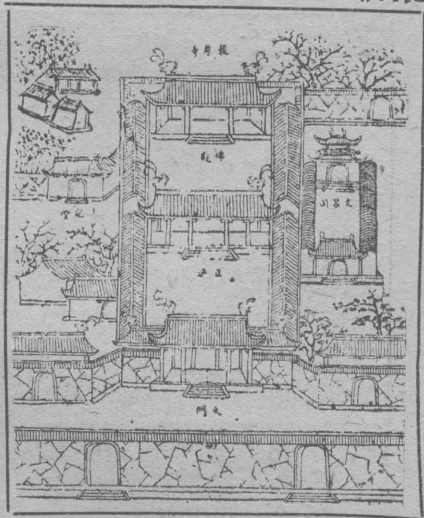
閣舊未署名乾隆十六年御題聽雪山半有雲中塵取王維入雲中兮養雞之語又有彈冠室驚虹渡皆仍宦光舊址葺之表以原額

【南巡盛典】法螺寺、在寒山、舊爲菴、山徑盤紆、從修篁中百折而上、勢如旋螺、故名、徑旁澗水潑澗、石梁跨之、名津梁渡、寺中精舍數椽、四山拱翠、庭

### 法螺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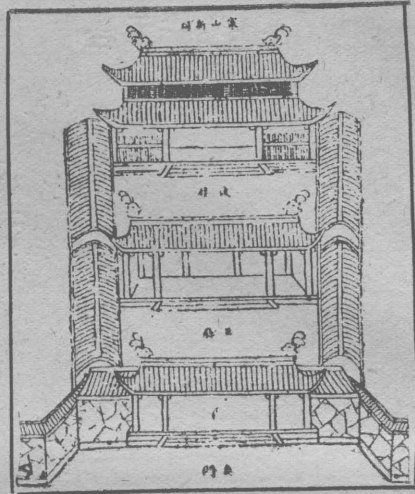
前樹石、皆瀟灑有致、位置天成、明天啓間、凡夫公築壙於天平山之北、買地二百餘畝、建寺於法螺、延僧居住、以守墳塋、(詳寒山志)



### 報恩寺

寒山別墅、凡夫公高隱故宅也、左有文昌閣、右有小宛堂、及小樓花榭等處、東穿空谷、西迎千尺雪、北接雲根、泉通含元公墓、鐫石標題、皆公手泐、迨公沒、子靈均相繼、殂謝、子姓東歸、順治間、將山莊改名報恩寺、捨作僧寮、延僧看管、兼護墳塋、乾隆二十年、制憲勘建行宮、將報恩寺及小宛堂祠、移造墳旁宮牆之內、即報恩寺舊址、編繪及見之、謹繪圖以存其舊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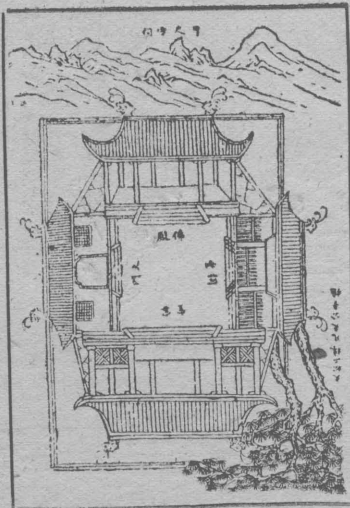
寒山新祠



報恩寺右、祠堂一所、共屋二十餘間、奉憲諭  
 卽着寺僧緒燈一併帶管、乾隆二十年、被緒  
 燈盜拆、移建中峯、僅存祠宇三進、

寒山留緒

報恩寺爲緒燈移建中峯、所存祠宇、另托千尺雪  
 僧愚石收管、愚石故後、其徒孫正賢接管、乾隆五  
 十七年、正賢擅行拆毀、移改僧舍、耀等具控、奉吳  
 縣尊甄懲、正賢卽請神位、供奉於千尺雪、故并  
 繪此以存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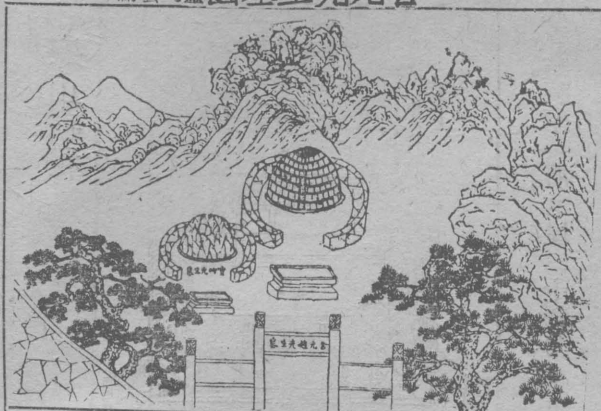
千尺雪祠



會元公墓、在吳縣十一都四圖默字圩至德鄉寒山之陽、東至空谷、西至山嘴、南至報恩寺千尺雪、北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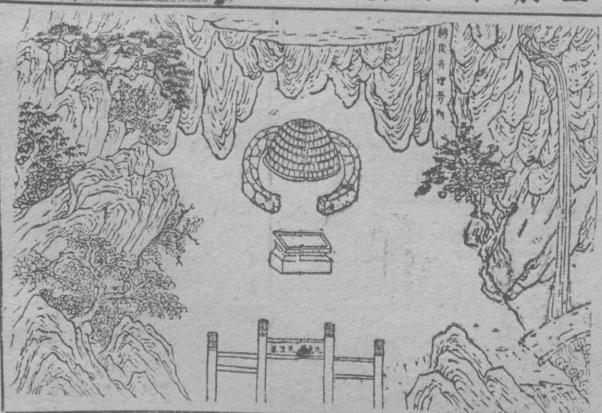
會元先生墓圖

附公均靈



山頂、築於萬歷二十四年丙申十月朔、楊夫人合葬焉、靈均公附葬穆位、文夫人合葬、崇禎十二年甲辰六月築

凡夫先生墓圖



凡夫公墓、在太平山之北、東至陳坡、西至郁坡、南至本墓大石為界、北至官路、墓前起棧道一帶、直至空庵、公自擇石罅、手書趙凡夫埋骨處、勒石尚存、公意父子兩塋、遙相對峙、不忘瞻依耳、公

與陸夫人歿、合葬之、天啓五年乙丑十二月築

恭錄高宗純皇帝六次巡幸寒山御製天章

寒山千尺雪辛未第一次

支硎一帶連寒山，山下出泉爲寒泉。淙淙幽幽赴溪壑，跳珠濺玉多來源。土人區分稱各別，豈能一一徵名詮。蘭椒策馬尋幽勝，山水與我果有緣。就中宦光好事者，引泉千尺注之淵。泉飛千尺雪千尺，小篆三字銘雲巒。名山子孫真不絕，用吳梅村詩意安在捨宅資福田。磬陀坐對清萬慮，得未曾有詩亦然。雪香在梅色在水，其聲乃在虛無間。

寒山別墅丁丑第二次

泉出寒山寒，秀分支硎支。昔遊曾未到，名則常聞之。煙巒欣始遇，林壑誠幽奇。應接乃不暇，而盡澄神思。庭前古榦梅，春華三兩枝。孰謂宦光往，斯人如在斯。

寒山千尺雪疊舊作韻丁丑

寒山卽是支硎山，趙凡夫始疏山泉。我昔憑觀愛清泚，雲中曾未窮其游。隱人別墅茲一至，故蹟歷歷開評詮。乃知芙蓉注乳竇，千支萬派斯依緣。煙崖冰峽疊高下，瀉爲飛瀑潄爲淵。大珠小珠跳澗谷，五出六

出紛林巒、四時恆此舞、騰六千尺、幻欲生藍田、雪乎否乎、否雪乎、長笑人然我亦然、竭爾題詩、竭爾去、淙淙響在依稀間、

### 再遊寒山別墅丁丑

靈巖紆罕蹕、所為遊寒山、春曉宿雨收、千嶂泮輕煙、遵蹬下高峯、天平在目前、此則姑舍是、已悉率戒盤、過嶺不五里、別墅爰至焉、巖屏陡壁、逶迤枕平巒、潯為半畝池、激為千仞湍、隨宜置亭閣、面勢抱林泉、昨去落梅英、今來綻牡丹、今昨信幻耳、來去亦儻然、凡夫果不凡、即境知神仙、中心以藏之、句留蒼巖間、

### 遊獅子林丁丑

早知獅子林、傳自倪高士、疑其藏幽谷、而宛居鬧市、肯構惜無人、久屬他氏矣、今為黃姓涉園手蹟藏石渠、不忘賴有此、石渠寶笈舊藏有獅子林圖為倪高士真蹟、詎可失目前、大吏稱未飾、未飾乃本然、益當尋屐齒、假山似真山、仙凡異尺咫、松挂千年藤、池貯五湖水、小亭真一笠、矮屋肩可倚、緬五百年前、良朋此萃止、澆花供佛鉢、淪茗談元髓、未擬泉石壽、泉石况半毀、西望寒泉山、趙氏遺舊址、亭臺乃一新、高下煥朱紫、何幸何不幸、誰為剖其旨、似覺凡夫云、慚愧雲林子、

### 出閩門遊寒山即景二首壬午第三次

清曉出閩門、輕陰涼變暄、遞來將雨意、南方涼則雨、暖則晴、北方暖則雨、涼則晴、風氣之異有如此者、慮致礙春溫、江南今歲春寒甚、長

麥葉秀含潤、菜花黃較繁、將興耕作矣、愛聽上農論、

鳴鞭度慶橋、別墅見山椒、小憩支公閣、閒憑趙隱寮、竹虛原自密、花冶却非妖、欲暢青蓮想、法螺喜不遙、

### 戲題馳煙驛壬午

馳煙驛路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宦光所以命名也前  
屢有詩今見石上刻驛爲驛命更正之並戲成是什

驛路馳煙移草堂、千秋結想有宦光、何人泐石稱博古、不見孤桐曰暉陽、

### 寒山千尺雪三疊舊作韻乙酉第四次

知者樂水仁樂山、合妙撰斯惟石泉、宦光若可起而問、應以是語爲探源、拘墟彼此執名象、乃舍實道循  
虛詮、澄懷之堂暫憩息、在寒山中餘興幽逕仍攀緣、曲欄扶者宛熟路、澄潭注處成深淵、醜流雖無三千尺、  
同一雪色鋪岡巒、坐令亭臺疑瑤圃、平看花木栽銀田、香聞滃濛不辨色、訝至光福望海然、聽雪有閣可  
虛擲、便當摘句於其間、

### 飛魚峽乙酉

石峽龍門似、常看魚闖然、息原入潭水、飛卽上雲天、或羨知名士、抑希登籍仙、留題意何屬、欲問隱居賢、

### 馳煙驛戲題乙酉

高人伏處必柴荆、那識金根與翠旌、萬騎綠馳煙驛路、似為平聲斯日設斯名、

寒山別墅八方重簷亭庚子第五次

稚圭文孰移於趙、我此省方非隱淪、老尹却云看山似、憶其語亦憶其人、

馳煙驛庚子

馳煙驛本寓幽人、隱亦當徵其假真、吳下富翁樂山水、宦光曾此會嘉賓、

寒山別墅庚子

支公菴甫過、別墅面前看、滴翠圍橫嶺、濺銀落激湍、向知有行館、便可憩游鞍、偶憶宦光寺、寒山未甚寒、

千尺雪甲辰第六次

吳中多水少者山、山已佳復加有泉、是謂合譔乘最上、乘最上者真茲源、即今我來凡六度、無不常言其妙詮、然即其妙豈易盡、永為萬古游人緣、宦光別業果好在、屏以秀嶂帶以淵、嫌淵自淵、嶂自嶂、聯為一氣、瀑落巒、妙斯盡矣、觀宜止、欲泥尺宅與寸田、長韻五疊東坡效、笑東坡遊此未然、題罷擲筆聽泐壁、付他蘿漫苔浸間、

寒山別墅甲辰

宦光當日、傳名別墅、水秀山清、充隱雖非、皇甫樂飢、殊異淵明、寒山後裔太倉州國學生候選布政司經歷臣趙耀謹譔錄



# 彥材先生敘

王樞登百敬

余少習黃淳父徵君、見必稱彥材先生、曰夫夫爲儒、沉沉者其中、曷可量乎、余心知其人而未及交、後移家吳市、與先生夾河而居、先生方事公車學、余亦習功令、射策都門、杖馬箠、逐逐黃塵、無暇扣先生廬、問奇字、比余棄諸生歸、與其季子凡夫善、是時先生亦厭長裾、健關避俗、脩虞卿著書之業、異時從凡夫案上見余敝帚之言、則色喜、稍物色王生、手錄其纂述一二示我、每發一篇、莫不達天人、窮性命、陳王霸、覈古今、淹通百子、兼綜三氏、精義入神、極深研幾、淵源浩瀚、罕窺其際、非若世儒、風雲月露、徒以趨時、好博名高而已、於是服徵君之知人、而歎趙先生未可測也、先生以諸生應都試、見于撤之士、呵辱諸生、乃太息曰、秦之士賤、恐不及此、吾甯裂冠毀冕、被髮入山耳、安能希一第而坐、受有司塗炭耶、遂謝去、博士家言、湛思彈力、洞究羣書、性不喜見世人、談世事、噉世俗飲食、服世族冠裳、每客坐堂上、堂下却走、不一忤視、中年屏去酒肉、長齋面壁、巾幘裙履、憔悴黯淡、屢經澣濯補綴、服之不厭、有三丈夫子、依其最少者凡夫居、凡夫善事先生、每上食、必勸進、匕箸不爲一顧、而自令平頭奴子支釜屋下、取鹽豉醬醯葵菜豆苗竹萌、蕁菜醃羅之屬、芻藥其味、手自烹飪、啖之欣然果腹、意所不欲、并日一餐、亦無餒色、若苦行頭陀、人所不堪、先生意甚甘之、泊如也、時亦從市上行、見佳果實茗、其餅餌脯鮮諸物、輒令童僕買歸、不與論直、

故人親戚、有當意者至、卽留坐終日、出爲供具、有所稱貸、傾囊相給、毫無吝惜、當其匱乏、無以應客、爲之慘慘不樂、諸郎君或不意以阿堵續之、不俾其囊空也、端居默坐之時、念及故舊、雖溘先朝露者、不復記憶、往往持果餌壺漿、并赤仄錢、躬造其居、至則悵然而返、蓋其逍遙遺世、類多若此、庶幾古所稱至人者哉、夫至人逆旅、二儀傳舍、六合夢幻、形軀電露、名嚼以億、劫爲春秋、百年爲旦暮、何論熊經鳥伸之術、鶴化蟬脫之事、大椿蟠桃之筭、方丈蓬萊之迹、以相諂佞媮悅乎、雖立言不朽之務、終爲先生糠粃耳、先生之配、曰楊夫人、能任家事、卓然有偉丈夫之略、三子競爽、咸異才、長受經術、次受跗注、又次受雕龍、所謂凡夫者也、先生今年六十、視余二歲而長、神情風貌、智計才謂、及善飯美寢、與濟之具、猶然如少壯時、余颯然以老、不翅松柏之于蒲柳、此其爲壽者相、不卜可知、故于其初度之日、不敢爲神仙荒恠之說、以媚先生、而但鈇其平生大略如此、不使黃徵君而在、共進一斗、見先生耳熱也、

## 舍元公傳

變幼輿

伯祖舍元公、諱廷梧、後更樞生、字彥材、別號舍元、子石城許公、改稱元麓、亦自號元麓、子臬憲、震洋公之伯子也、生而秀穎不凡、讀書過目輒成誦、十七補諸生、有聲黌序、屢試棘闈、竟以數奇不遇、遂棄去、讀他書、隱闔閭中、不窺外戶者三十餘年、其學主六經、旁及子史、原本道術、辨析名物、涵今茹古、出有入無、務

極微妙、久之益厭世氛、遂長齋、性復慈儉、而賑貸施捨、無所顧惜、少時臬憲公常令督童僕、乾沒動以千計、一無所問、已復斥其餘、散之閭黨宗族之貧者、衣服僅取蔽體、數經浣濯、補緝纍纍、若懸鶉百結、而處之洒然、絕跡公庭、達官貴人之門、未嘗一側足、臬憲公嘗構宜逸亭數楹、長松碧流、映帶左右、公時時濯足拂纓其中、蕭然遠覽、或隨訪支硎穹窿石湖上方諸名山、跣足履嶠、身在雲外、幾以爲仙遊不遠、居常恨不得假尺一符、歷九州探五嶽、周覽古帝王遺跡、一一表章之也、歲癸己爲六十初度、忽病下洩、方劇時、呼諸子曰、吾夢上帝授六字符、屬我爲泰山承事主事、若殆往而行矣、居數日、又曰、夢天上一人、援手強起余於臥、蹈空而行、若御風冷然、覺六通四達、無一障礙、余似別有境、毋所用留也、因示五子徵士詩、而復自詠列其後、五子者先年督學吳公徵茂才異等而太守陽曲王公以公及松陵毛君圖南等五人應徵者也復謂諸子曰、人生窮達、原不足動、須要以聖賢自負、學貴遠大、近小無足羨也、辟穀謝醫、一月而卒、享年六十有一、其生歿甲子十六字、若合符節、噫亦奇矣、配楊孺人、白首相莊、有賢德、以巾幗而具丈夫概者、故公得以優游學元、不理家政、三十餘年而業不墮者、孺人之力也、子三、長雲、次日熹、季宦光、俱有令名、不止徒讀父書也、

### 凡夫先生傳

馮時可 元成

晉之傳高隱者、袁淑皇甫謐而外、又有阮孝緒、袁阮、意尊無名、遜凡六爻、惟占上九、元晏持論、稍近通方、雖聲影弗銷、而位寔寥簡、豈七十二人外、遂無兼誼抗烈、博聞彊識之倫、可騁白駒、而附冥鴻之翮者哉、

余編寶善、執珪帶索、顯晦無間、獨少微吳分、光煜不恆、荔桂餘芬、疎疎點綴、乃今寒山一片雲、時映襟袂、豈當吾世、徒厪仰止、不濡銀筆、黼之寒山者、吾友凡夫居士結廬處也、凡夫姓趙氏、名宦光、故宋王孫、神明之胄、代有顯迹、王父僉憲公、以循良風節、著聲嘉靖中、實生含元子、諱廷梧、隱德邁世、余嘗稱爲六異先生、謂室無器、堂無客、衣不製、食不庖、庭不翦草、席不除塵、三吳間至今以爲佳話、凡夫其季子也、生而倜儻、負奇氣、童時就學、父輒教以四始六義、古文奇字、旣汎濫百氏、始授專經、家庭問難、盡析異同、入淵徹天、綱總目舉、有漢宋諸儒所不能得之傳述者、學成而後、策名上庠、深鄙俗學累心、于進累德、卷懷而歸、志娛侍、含元翁晚歲好道、縱心塵外、一以家務委諸子、凡夫慨然任脩五世祖墓、收贖故宅、葺治宗統、使水木瞭然、至於竭歡奉七、細察聲氣、燕寢之地、粥粥如也、翁夢受泰山玉符、再歲遂昇鸞、持未化前語、及歸骨、輒以謝家青山爲志、已楊夫人繼殉、悉遵治命、破家營葬、得地寒山之陽、爲鑿澗疏泉、披榛削莽、收戶三十、連岑五百、形勢旣宅、子午俱正、揜蛻之所、似萬簇芙蓉、適當鬚萼、雙峯輔翼、重岡外遠、南按諸巒、若拱分揖、時有朱霞翠霧、葱籠其上、元芝千本、靈鵲乳巢、人外苑裘、恍若蓮鄉淨土、而孝子之心殫矣、搆締之餘、竹樓月榭、俱吐清輝、坡陀唵呀、可供憑眺、每花飛日麗、香車寶轎、選勝脩禊、輒向處士墳前、一酌卮酒、籠禽不驚、苑鹿隨擾、主人著書之暇、間亦策杖迎門、穉父樵童、可呼偶語、否則雲封石劃、徒聞鸞唳、鳳嘯于空、青霄之間而已、自凡夫治山、山中數十百家、待以舉火、久而化其醇性、窮村鄙儂、皆習弦

歌道林覆頂、有晉代喬松、脫之斧柯、遂留千秋古色、華山廢院、幾厄尸陀、訟言復之、還成寶地、其他隨機  
布勝、隨願施檀、昔時灌例之區、頓擬金堂、小有袈裟布地、魚梵相聞、雞犬桑麻、總銜靈仙之氣、凡夫方研  
精細帙、與其配陸碩人、倡和丹崖之上、初不知人世間何樂可易、碧山一咲也、所著書不下數萬餘卷、如  
內學經、天官地志、金石聲韻、藝文稗史、稠林逸草、書各爲類、類各爲品、品各爲篇、篇各爲目、莫不搜微抉  
妙、窮作者之心、立未有之義、雕鏤造化、爭光雲漢、而吟風弄月者不與焉、尤邃六書、凡結字主客、筆勢逆  
順、畫有清濁奇正、體有向背動靜、攷之古文、有潤色而無造作、驗之人心、有融釋而無阻礙、其法至于法  
天、崇古、研幾窮神、而其工至于補同文之治、宣三才之蘊、不獨裨小學佐諧聲也、凡夫常自命其學、大之  
馮相談空、方圓覆仰、可措掌端、而不能布六寸筆子、小之指事象形、裁成奇偶、傳千聖所默契、而不能事  
雕虫篆刻於汗、清細素、能方丈大字、而不能作蠅頭端楷、能周秦椎魯、而不能宋元流媚、舍人所爭、取世  
所棄、嗟乎、此其所以爲凡夫也歟、然凡夫劭德獨行、不以才技翰墨揜終、身居聖室、作塚人以畢甯親志、  
視古買山習隱者、不翅徑庭、刑於之風、靜弦叶應、比於萊妻龐配、峻操相韻、而詩藻之美、上輝彤管、此亦  
從來高士傳中所未有也、陸固符卿子、傳先生諱師道所出、於凡夫則畏友、而含元翁夫婦所女字者也、  
馮子曰、余每以春秋佳日、嘯屨支硎諸山、望見凡夫衡宇、輒自詠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顧凡夫弗余棄、  
聞余至、卽以盞與見迓、至留連信宿、炙花釀藕、爲具醴酪、與之言霏霏屑玉、皆經傳要義、老釋精旨、不作



窈渺恍惚語、出所著書授余、都不能竟讀、得其鄂辭剩義、足標武庫、以博物號於人、凡夫豈窮山拾艾之  
倫哉、孝緒有言、使躡屣可駕、何以異於驥驟、皇甫亦謂有獨定之計、守不動之安、然兩人皆未徵辟、遜辭  
敦懇、始免請文之誚、而一則從主人借書、一則林讖緯自免、彼其於著述一事、不能坦坦自由、又安知清  
泉白石之夢、不時驚纒幣也、吳山之高、不踰百丈、龍眠虎隱、逸豫無期、著書充棟、而不以洩雅名、誓墓半  
生、而不以孝行顯、松蘿有色、猿鶴無聲、如茲人者、我安能以陳郡俗筆臚之、庶幾有似松遜之蜚哉、

靈均先生傳

錢虞山

君諱均、字靈均、姓趙氏、世爲璜溪里人、父宦光、毀家葬父、偕其配陸卿子、隱於寒山之丙舍、世所謂趙凡  
夫者是也、家世具凡夫志中、靈均娶於文、諱淑、字端容、其高祖爲衡山公徵明、曾祖爲文水公嘉、祖父爲  
虎邱公元善、父爲貢士從簡、字彥可、彥可以名行世、其家靈均、少而受經、遂以女妻焉、靈均從其父、傳六  
書之學、又從燕山貝林授大梵天字、并諸國字母、變體形聲譜韻之奧、指畫形音、分署部居、移日分夜、父  
子自相講習、端容明詩習禮、旣館、而公姑贊賀、謂靈均曰、此吾之賢嬪、而汝之逸妻也、寒山一片石、可以  
無恙矣、凡夫歿、家益落、賓客益進、其弛置自便、視流俗如糞溲、日益甚、端容性明慧、所見幽花異卉、小虫  
怪蝶、信筆渲染、皆能摹寫性情、鮮妍生動、圖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摹內府本艸千種、千日而就、  
又以其暇、畫湘君擣素、惜花美人圖、遠近購者填塞、貴姬季女、爭來師事、相傳筆法、靈均入而翫、其妻施

丹調粉、寫生落墨、畫成、手爲題署、以別真贋、日晏忘食、欣欣如也、出而與賓客搜金石、論篆籀、問奇字、訪逸興、長日永夕、無所倚賴、間託於虞初諾皋、以耗磨景光、陶陶款款如也、酒衾祇飭、旨蓄庀具、晨夕百需、靡不出端容十指間、靈均不知其所由辦也、以是得蕩滌情志、隱居放言者十餘年、崇禎甲戌、端容卒、年四十有一、又七年庚辰、六月、靈均亦卒、年五十、靈均無子、以從弟之子銀爲後、一女曰昭、歸平湖馬氏、撰其父母事狀、使銀來請傳、予嘗讀李易安金石錄序、嘆其伉儷之賢、才藻之美、而惜其不能終也、如靈均夫婦者、其才可以耦、其窮亦可以老、而天不與之壽、且斬其後何耶、然而生同志、死同穴、視明誠所得、不已多乎、先趙氏之金石林、今獨其目在耳、小宛之堂、芸籤縹帶、亦如所謂連鱸累舳、散爲雲煙者、不重可歎耶、凡夫之有靈均、許叔仲之有冲也、靈均之有昭、蔡中郎之有琰也、有女而能傳其父、其遂可謂之無子耶、嗚呼、其可悲也已、

### 附國朝畫徵錄

文淑學博、彥可女、趙凡夫子婦、靈均妻也、夫婦偕隱寒山、淑善花鳥艸蟲、嘗作寒山草木昆蟲百種、曲肖物情、亦能寫蒼松怪石、筆頗老勁、吳中閨秀、工丹青者、三百年來、推文淑爲獨絕云、無子、一女名昭、字德隱、字平湖馬氏、寫生工秀、兼長蘭竹、不媿家學、父母歿、昭歸葬之、乞錢牧齋誌其墓、志語無子而有子善昭也、

寒山志

明趙宦光凡夫著

甲午春、奉先甫舍元先生遺言、卜地爲幽宇、於是披萊歷莽、望隴壽原、或吉不從心、或形難協兆、最後得塊圯之間、空然大谷、似重有合焉、然樵採蕪沒、仰則牛山、頽皆墊隘、瓦礫充瀛、潢汙汜濫、過之者、作匠石走矣、人之所棄、我獨屬意焉、其路充其藏密、其局完其龜墨、負向正山、水逆龍穴、沙水官鬼、禽曜莫不題、嶮森嚴自所、歷覽莫此比者、而世之塞者不由、盲者不顧、遂得不落庸人之手、謂有待而然者、非耶、舊爲老儒生所據、儒生得之庶姓、庶姓得之寒山僧寮、山本無名、郡志涅磐嶺在其左、又見寒山詩、有「時陟涅磐山」句、而寒泉則支郎品題、名亦清遠、因命之曰寒山焉、時山中老翁、以他故得予者、謬爲遊揚、閭里信翁、因信不肖無他腸、由是比鄰、無不願以山歸我、不逾年、而前後左右、目中諸峯、皆爲我有矣、收戶三十、連山五百、以內二頃、繚以周垣、一千餘丈、始可任意縱橫、措其布置、闕者使全、沒者使露、穢者爲灑、坡者爲阿、宜高者防以隄阜、宜下者鑿以陂沱、昔魏元成謂移山回澗、若是乎甚難、而遇公未可限也、意欲其塞者、除藁而石現、意欲其通者、疏脈而泉流、稍加力役、百倍其功、果出天成、若非人力、至若點穴之所、人跡罕到、形家不以示我、買山而後、狂走無以下手、一日獨步山椒、峙踞頽仰、忽若重陰去日、開流納泉、不覺得之俄頃、然未及印正作者、未敢決以爲然、遂潛下一鍼、恐術家強爲左袒、以就我耳、及地師入山、竟躡針間、若合符節、但稍後一思、與朝向徑路、乃小有增損、此余所未及也、喜且泣下、幽宅遂定、山中

士著素以狠戇稱、乃余入山以還、所借力役、皆信相孚、知我乏也、不大責報、知我直也、經時徒役、既而泉刀計力、無不饜飽、始而稱強項之民、至是惟恐不爲我用、數里而遙、待我而舉火者、不下數十百家、營築三四年、而荆榛瓦礫之場、皆成名勝矣、非以務廣、亦其局勢使然耳、不得不以爲悅、今益信然、繼是無間寒暑、來觀者踵相及也、百五禁煙之候、盡與飛懣、彌山滿谷、不減上河春望、惜余病骨支離、稱青山長、徒虛語耳、不知者、以我爲豪長者、銅山金谷、出其餘資、而爲此歡喜地乎、知我者、始以我奉遺言、悲不逮、不惜軀命以成之、以報九京無憾也、其山去江楓十里而近、在支硎西、花麓東、高景南、天平北、龍池碧林二泉、左右挾而北流、峇嶸何黃三山、排列奠爲東戶、秦臺雞竺峙於坤、茶隴金牛亘其巽、謝晏諸嶺枕其盡、白馬衆流環其腰、峻嶺之巔、曠峯之下、平演三十餘畝、此卽山谷間所難、稍前畧以通衢、衢內十八、衢外十二、谷正子午、巒從四飛、起祖南下、越象山、東轉王宴嶺、再發爲巒山蓮花峯、則自爲小宗、翁負廊過三讓泉、至秦臺、又起天平、北下卽涅槃嶺、一再起伏、旋轉逶迤、元崖之下、爲幽宅入首一節、壬子癸龍、此形家理氣之說、譬沙腋澗、自內達外者數十重、天懸飛伏、侍衛之勢、外如旋花、中吐萌芽、題其石曰無邊雲、摹厓可作穹碑、表吾先人幽光、垂不朽者、將藉此石矣、山勢西來而東、峙水原左發右、流四山、成羅喉、中獨以土鎮、刻削于霄、壘疊重蔽、雙峯翼輔、嶽峯參列、而南望三台、亦皆拱揖相向、岡巒外遠、劃然中開、堂前作玉佩池、有石兀立、點破池面、若扇貫然、池左爲壇三成、以報山靈、曰白雲封壇、左有津梁渡、稍上

有雲根泉、從石間脈脈而出、容一石水、初入山時、工役殆百、而難於引汲、一日望見山腰、樵者礮憂、疑有泉脈、因搜剔鑿成、遂取之不竭、壇之右正當宅前、石坡蔽畝、曰瑤席、壇之南有坡、曰澹蕩、蕩前積阜、植以叢桂、曰小隱岡、岡之隘、曰羨門、亦先子所尚也、元厓之右玉雪岑、高而銳、有白石如玉屑、布滿石壁、近岑有丹井、緣長塹而上、一徑曰臨青冥、至嶮嶢巖壘間、石潭奇古、曰濯露、更東陟之最高處、曰千仞岡、盤薄南東而下、有若盤陀焉、有若石床焉、可臥可隱、皆是也、曰拂秋霞、曰眠雲石、又有奇峯、三面如削、鑄一面、曰芙蓉、時有雲霧摹蕩、將結孤亭、曰無依、稍南石街數十尋、登鳥道數百級、以供躋攀、更南則爲山靈之宅、壘石闕、對南山曰馳煙驛、孔稚圭馳煙驛路、勒移山亭、又爾雅云、獨者蜀、屬者驛、此南北山過脈聯屬處、其東下瞰平疇、千里在目、朝暾欲起、雲煙漲空、三山萬落、若碧鈿綠沈、乍浮乍沒、於錄濤灑森中也、搆室臥餐明霞、曰雲觀、榜之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外平阜處、將結文社、亦未就、稍下有空空菴、爲涅槃窟、門戶二石坎、曰陽阿、卽奇不逮灑露、而與幽宅相前後也、道旁鑿石井、以飲渴者、曰種玉漿、傍井聽家童爲山拈、柴門籬下、插以酒旗、題曰元酒、淡不堪醉、人無沽者、春末夏初、奇花滿谷、鬱藍丹粉、馥郁芳菲、入望都成綺縠、任華詩、鶯啼二月三月時、花發千山萬山裏、集唐太宗古隸揭之、越遠而西、石坡平衍、差不及生公講堂、而古色過之、登此可望幽宅、曰耕雲臺、臺下元石齒齒、中流九折、澗以通南山之流、曰墨浪、曰鳴瀨、流注大池、匯衆入焉、其廣數畝、曰清涼池、取法藏最上池名、且表衆生渴耳、池間長隄、曰飄輪陌、



非乘颿車羽輪不令過此、有石吞吐、池面大可數席者、左右各一、右在陌南、其形鉤、曰釣月灘、左居陌北、其形砥、曰浮涼石、出沒水上者、隨坡陀、高下、樹以翠觀、波甘露槃、參差其間、曰浮幢、時有友人張孟孺歸、我支公故雲槃石、芙蓉三片、蓋山中舊物、因斲他山之石、倩燕山仁公、大梵書尾若陀羅、磨勒成塔、樹之釣灘、旋以唐三藏法天譯文、釋於其下、願上供兩足、下報二人、且令過其下者、凌風落影、盡成勝果耳、池陰築大方臺、曰印堂、堂上結亭、蔭以碧梧三十餘株、曰青霞榭、取江淹鬱青霞之奇意、悲先子也、池外夾隄、青松絳桃、參差燿燿、用李白一往桃花原、千春隔流水、題其柱、臺後方塘、曰雕菰沼、沼右幽澗泉、沼左飛魚陝、其泉咽絕、無間寒暑、沼北將爲寒山堂、有志未逮、以山襲水、以水襲堂、四面芙蓉、披拂欄楯、將無令衣裾盡沾香氣、其左修徑、曰驂鸞、阡旁開石田三畝、有池可灌、曰抱甕陂、陂上白牛宮、在焉、將力耕區種、以事老農、術出漢史、而養生論云、區種可得百斛、詳於農械圖譜、而其形譌、遂使良法不行於後世、而今予將復發之、古人有棄產買墓前田、衣冠而躬耕者、非吾師與、陂北已浸小隱岡矣、岡左建昭穆廟、額曰奏格堂、廟前磨崖、刻伯趙氏寒山阡六大字、用奇篆勒直、有廬曰尺宅、署曰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其內院曰蝴蝶寢、時諷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寢前有獲衍石、大可徑庭、若魚龍獲衍、潛亘仰沫者、左有石髓泉、鑿井時、得石三色、因以名焉、將爲臨睨樓、取忽臨睨夫舊鄉、儼直見幽宅、與南山之陰、菟裘相望、夙夜如侍二人、詩云、鑒茲待延佇、對面何由卽、靈而有知、此心未嘗間隔也、寢前結菴、曰嵐

毗嵐毗梵語守園、天女名也。華言解脫。處石上佛閣、可藏三車經籍。曰悉曇章閣。章者華梵互稱。五天大藏之祖。萬國文字、皆從流出。後爲須雲閣。前有丈室、以待霞外之客。其外寢曰小宛堂。詩首章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時有人詰子何遇不歸也。余無以應。但誦李白詩：問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懸之坐上。左有室曰丙舍、因其位也。後有室曰天階館、以其形也。門外俯臨碧水、倒浸青山。霞光嵐彩、時來著人。每誦西王母白雲在天、山陵自出、令人意遠。窮池之南、巨石崱兀、從橫偃仰。縣瀑數折、瀉落其前、將爲水檻。泄其餘沫、曰吸飛泉。雨後噴瀑、從樹杪來、潺湲碎湃、飄拂衣裾、亦一奇快。更上南山之陰、平行數畝、曰懸圃。樹千株梅、萬竿竹、苦茶百畦。其池曰清淺池、實皆孤蘆。西厓瑣其門。門外叢篁野卉、雜迷其竇。非牽蘿扁身不能窺也。大署其石曰滄呀谷。谷窮南山之下、卽天平之陰。鑿以土窟、面壁而戶、威施而入、可以趺坐。他時長往、但令兒曹瑾之而已。題一頑石云：趙凡夫埋骨處。卽前菟裘是也。谷東山頂、平石蔽畝。上有一線泉、亦在郡志。谷西山腰巉岩、刻削巨石、偃插如覆廈屋。曰奔厓。南上有倚天塹。下有玉兔石。若擣藥然。更西有翔風石、直欲飛舞。又有切雲峯、藏蛟峽、厓巖曲、浮磬坪、開雲峽、剖碧門皆在其左。更東有片雲島、常有行者頭陀、穴居其下。清涼之陽稍西、除一徑、曰凌波棧。懸厓飛渡、至石渠水寨。兩厓剖削、經年而成。池從石間鑿、洒無可容。草木因積土、壑內成灘。浮沈水面、不盈咫尺。植以山花野卉、曰千眠浦。浦上有奔聲堰。壘石以遏逸流、積成巨阜。雜樹松樹篠蕩、堰上爲歸崔嶼。堰下爲野鹿

藪、其南爲樵風樓、以息負僂老弱、石磴夾澗處、磅礴怒吼、色如千尺雪、響作萬壑雷、奔騰不可名狀、曰駭  
颯、北上石壁、鑄先子拂水岩詩、奔泉靜注千尋壑、飛瀑晴回萬仞峯、倩王徵君題成、摹勒上石、瀑西厓  
上、彈冠室下、有洒頭盆、其南跨澗、有驚虹渡、其北有碧雞泉、西上有千尋磴、稍後將爲緝屋、曰雲中廬、取  
王摩詰詩、山歌語意、其南曰山農家、取陶靖節勸農詞旨、復有功德池、則化城菴左浸也、有定公者、苦行  
頭陀、因割西山爲袈裟地、淨室草就、尙未卒功、此僧入山時、當我開山之日、語我云、適求卓錫、來入此山、  
而居士先我矣、沙門事法、居士事親、願力故自有淺深耳、亦復何恨、遂他求得古天峯院址於此山之陰、  
尤稱邃谷、而蕪沒益甚、壘石爲窟、岑坐三平、而山主有楚王刻印之疾、且路僻山空、檀波罕至、余感其言、  
特爲之化城焉耳、寶所不在是也、衆山之水勢、奔而乍回、四合之濤聲、蕩而還過、曰蜿蜒壑、西趾有菡萏  
峯、更上有一線天、如列闕剖碧落、稍下有馬頭石、若玉山頽青冥、池外白楊隄、隄外田疇洿沼、不知已踞  
百尺浮雲間也、旁水大石坡、曰斜陽阪、阪下轉曲轉深、皆蘩荷葑藻、至最幽處結菴、曰法螺、禪師震溟、卽  
題塔仁公也、泉聲廣長、因以名焉、公與余有宿因、昔求梵音、時遭之生公石上、遂傾蓋莫逆、爲淨侶第一  
人、壽藏中以大梵書灌頂、眞言題壁者亦千古一遇也、割南山以炊香、積然一盞之外、無餘需矣、水入其  
舍、復出其舍、其澗數折、水色常紫、曰紫蛻澗、澗流而往、谿回難記曲、山壘不知重、亦寒山先我矣、余復何  
言哉、

凡夫議葬山靈異附長兄命立認汝山議單

乙未秋末、母夫人喪次、諸父尊行議葬事、不肖守父命、不敢違、伯兄執故鄉不可離、諸父曰、地未卜、徒言何、不肖泣數行下、誓請以殉、由是一力任之、三年墓成、兄意進退往返數四、內外莫知道從、請決之、卜可、請揆之禮、不可、又兩寒暑、請定命二親之靈、時尊行咸以爲然、誓告上帝及靈几、首伯兄拈得葬山符、次仲兄拈、亦得葬山符、末不肖宦光拈、亦得葬山符、由是無大無小、內外親知、莫不以二親在天之靈、不可踰越、葬議遂定、伯兄因命立議單如左、

不肖幼孤、宦光立認汝山糧差役議單、爲父母坟山事、父親命囑付母親不肖等、決意葬於西山、詞旨激切、時同泣俯、承命母親、命延地師相山、數十得吉未買、今長兄以爲我則不聞、父命是汝獨承、營造是汝獨任、糧差是汝獨任、不言可知、理順言正、不肖無辭、卽今吳縣十一都默字等圩坟山樹木廬舍什物、及化城法螺二卷、延僧修懺等事、皆不肖宦光置造、不敢煩兄一文一力、恐日後錢糧差役脩葺守護、有累兄之後人、請到諸伯叔父輩、眼同命弟宦光立議、永爲定規、不肖一一承當、凡所築造、自備工食、凡所糧差、自行管理、與兄無涉、亦與兄後世子子孫孫永無干涉、兩愿非逼、恐後無憑、立此認墳山糧差議單爲照、

凡夫請葬事與諸尊行書

不肖以二親未有歸地、日夜若喪家狗、終年竭心戮力、永宅始就、兆得南峯之右、天峯之左、龍池之上、天泉之下、有宋范先生葬其陽、魏先生在其陰、敢自謂上吉、然適符先志、此心可以無歉而已、其種種妙契、不意不幸中有此奇特、時或絕器、淚盡繼血、亦不問螳臂之勝與否也、殯宮在室、不能久淹、歲暮行將安此宅兆、孤旅狂亂、敢以爲請、

### 凡夫與長兄書

幽宅草就、歲暮當議殯宮安厝計、行將問穀於日者、乞詳示子姓年甲、恐妨避忌耳、如謂未安、請以此舉爲權筮、若兄更得有上吉地、不妨改卜、以勝今日、暴在兩地、令九京草土、各無依附、言至痛絕、不能盡情、特遣力往、(丙申十月望)

又

禮未葬、不易服、則不敢去哀、送死可以當大事、夫人而知者矣、自失怙恃以來、五易寒暑、未甯厥兆、此身搖搖不知所之、保親保身以至保家人之願也、不肖弟何能、今且破產、未足遂所當爲之事、因而鬻居、稍可草就、且治葬事、當於春末、勉舉大事、豈惟不肖弟日夕之心、卽兄之至願、似無大於此、乞付子姓年月、以便差穀者趨避、專人東來、至望至望、(戊戌秋)

### 凡夫復用我書

人子之心當求自盡、不容有一毫私意其間、自字私字大相反、而聲相近矣、當求其本來如何、到底如何、日因大事在念、毋論其他、卽傍山虎嘯、比隣震驚、亦不自知有其身也、心力俱竭、毛髮都班、不知所爲者何事、幸老叔直鑒其喪所爲、而非正言黜之、如其非非、庶當憐念、卽刻待罪山根、敢不箝口、(三月十二日)

### 凡夫與念雲書

先考一往、便五易寒暑、先妣失怙、亦三春秋、而幽宅迄今未甯、不肖輩死不足數、今已鬻所居、以完山中之事、比之賣身營葬者、五十步耳、知者雖諒其不得已、不知者由切笑而唾之、雖然所不辭也、甯使生者無廬舍、無甯死者無永宅乎、杪春將勉舉大事、族親尊長不能遍告、幸一布之鄙情、(戊戌秋)

### 常山與長兄書

承諭葬親大事、理應讓長、但四弟費財竭力、已經三載、志亦可哀也、兄意阻其事、亦須擇一善地、築壙樹木、力任其事、弟必斂手聽命、奈何遷延至今、猶然道旁之築、則將何說之辭也、按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大夫三、士踰月、今則踰期甚矣、若陰陽禁忌、乃術士誘人誑財、餽口四方之計、明哲之所深鄙、何必泥之、果有此事、則先王制禮之初、何獨舍此不談、而惟諄諄於不爲道路城郭溝池等語、以詔後人也、古今



稱堪輿之精妙、如郭璞止矣、當其時、身被典刑、至於今、家無唯類、曾陰陽之謂何、顧可信其怪誕不經之說、遂以或然之禍福、爲決然之效驗哉、蓋吾人之富貴貧賤、賢愚壽夭、悉定於有生之初、此所謂命也、其間窮通有時、得失有數、不可以智計而取、勇力而奪、此所謂運也、彼何人斯、乃能變凶爲吉、反德爲妖、以顛倒其一定之命運耶、諺曰、山中若有王侯地、何不搜尋葬乃翁、此言雖淺、可以破千古之迷、解之者曰、吾不求福、求免禍耳、白虎太重、是爲亡地、此其說尤謬也、夫禍莫大於喪身、喪莫慘於客死、慘莫毒於鋒鏑、夫人而知之矣、然白起一坑、殺趙卒四十萬、項羽一坑、殺秦卒二十萬、謝元沉殺苻堅兵、亦幾十萬、泐水爲之不流、總百餘萬、吾不知百餘萬家之墳墓、其白虎亦俱重否也、大凡人子之於親、生則盡其愛敬、死則致其悲哀、旣斂則以入土爲安、求其不爲城郭溝池之地、以禮葬之、而後孝子之能事畢矣、然其間亦微有擗節、養而過豐者、將流而爲窮奢極欲、哭而滅性者、將流而爲毀傷遺體、葬而殉術者、將流而爲暴露棺槨、是皆求全之毀、過猶不及、君子不可不辨、望兄詳察、今四弟已成之事、且不必復言、但時勢至此、必欲權厝西山、以俟吾兄、卜地之策果吉、雖遷葬亦非難事、但父柩旣行、母柩不得獨止、蓋生前分宅而居、已自傷情、死後仍有同異、則伉儷倡隨之謂何、將失禮之中、又失禮焉、興言及此、擱筆涕零、何可勝道、惟有扶櫬追隨、哀號成慟、他無所惜云耳、究竟四弟之敢於徑情直行、而不顧兄長者、雖其賦性偏執、亦吾兄有以致之、何也、蓋四弟之所景仰視效、當時人物耳、弟家逃奴顧松、且倚吾兄爲當時人物、遂弁

髦其主、而無所忌、今四弟亦倚城中輿論、爲當時人物、亦弁髦其兄、而無所惜、豈天道好還、理則然歟、此特其影響之相類耳、若論其實事、則主僕與兄弟、其分孰嚴、葬親與背主、其理孰正、是不可不爲之極省、夫西山東海、兩地皆宜、理當從尊、而四弟以暴露爲虞、亦非無見、不妨從容示彼、遵禮發喪、俾之權厝、俟吾兄卜地已定、築壙已成、扶柩東歸、擇日安葬、亦順理成章、無難處者、此時四弟爲梗、弟亦須明目張胆、以伸從兄之義、若只如此暴露、以俟河清、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人壽幾何、將置雙親於何地、甯死不聞命矣、

### 含元府君墓略

此塋坐落吳縣十一都四圖默字圩一號寒山之陽、東有支硎、西有華山、北有高景、南有天平、凡夫公塚在其陰、與府君塚遙相對峙、北負寒山、地廣千餘畝、結穴其中、凡夫公築石引泉、構亭臺、蒔花竹、萬木參天、結菴院、爲吳中名地、遊人莫不駐屐焉、靈均夫婦、侍穴於側、凡夫獨力創造、而不借資兩兄者、緣武洋欲葬祖塋、而凡夫公甯獨任營山、以從先志、崇禎十三年、勤甫次子、入嗣寒山、弘光元年、圻甫次子、承嗣勤甫、凡一應收租糧差、皆子惠管理、至順治七年、捨山宅爲寺、改名曰報恩寺、子姓歸於瓚涇、墳山糧費、付託本寺僧凝遠、樵砢本山柴草完納、有合同付度承攬議單在焉、

### 付度報恩寺凝遠議單

立合同付托山墓議單、格甫旭甫圻甫爲有先祖合元公、先兄靈均兩塋、十二畝、向在吳縣十一都四圖默字圩、

山歷年係姪女子惠管業辦糧、今因山莊托素師恪等居住太倉、同表兄黃攝六等議、併托素師代爲經

理辦糧、墳上柴草、皆常住取用、他人不許侵損、每年到山祭掃、不與糧役、在素師仁德、決不置度外、在恪

等先墓有托、夢寐在心、議定兩墳、永隨常住經管、無復更端、立此合同付托議單爲照、

計開在墳樹木 柏四棵羅漢松二棵外小松不計數  
悉懇素師培養日後茂盛本宗不得戕伐

順治七年九月 日立 見付 姪女子惠 黃攝六 朱汝圭 范鎮之

### 凡夫公墓誌略

此塋坐落吳縣十一都默家圩一號天平山北面、係公存日自定、建法螺菴、延僧守塚、購山二百餘畝、今

被他姓或僧或俗各造墳墓、止存墳山六畝、走道一帶、自內達外、墳前地亦爲陳伯元造墓、大非公之素

志矣、今將付度承攬附後、

### 付托坎丁唐效山付度

出付度太倉璜涇鎮趙宅、爲先相公凡夫公墳墓一所、坐落吳縣十一都天平山默字圩一號、墳山共六

畝、係升半糧額、立戶趙忠、因窻遠不便看守、出付墳丁唐效山看守、其每年在山柴草、悉付樵砵、以爲倉

折之費、官票定於祭掃時交還本宅、其樹木不得砍伐、山石不許私賣、倉折須早完、不得惰誤、墳塋務保

護不得侵損、如有此等、定行懲治、另召看守、恐後無憑、立此付度爲照、

外有棧門一帶、乃公共出入之路、不得被人侵佔并看守、

東止陳伯元墳、西止郁壽官墳、南止本墳大石、北止官路、

順治十三年十一月廿五日出付度趙宅

三房

### 唐效山承攬

立承攬吳縣十一都墳丁唐效山、有太倉廣涇鎮趙宅凡夫相公墳塋、坐落十一都四圖獸字圩一號天  
平山、升半糧額六畝、效山願承攬看守、山柴效碎、山糧效還、官稟定於上墳時交付、不致惰誤、山石不致  
虧損、墳塋用心保護、不致毀壞、如違一憑究治、恐後無憑、立此承攬爲照、

計開

墳路一帶、自墓前起、由棧門一帶直至空空菴前出、不致被人侵混、

東止陳伯元墳、西止郁壽官墳、南止本山大石、北止官路、

立承攬墳丁唐效山

作保家人吳紹山

順治十三年十一月廿五日

# 文姚周公札

婁東去郡僅三舍許、而蹤跡闊遠、從未識荆、遙憶三家先人、與凡夫公交好如同氣、至今疎闊若此、爲之浩歎、令先公祖孫三世塋墓在寒山、弟輩先人、力爲保護、康熙年間、被僧盜賣旁地、銜棍朱姓、盜葬其親、弟輩俱經涉訟清理、諒邀諸先輩所洞鑑、後同郡紳公、請霜州和尚住持、頗能整頓、歷徒潤一自堅、尙可撐撐、至孫自蓮、已多戕賊、幸遭天譴、於今二月間天殞、不意有富豪蔣腹松、卽蔣鶴年者、前於自堅住持時、卽借地造屋三間、去冬托大差爲名、重新修造、拆滅標題、塞斷墓道、毀棄神主、忽於閏月廿六日、冒稱山主、公然出帖、私請蓮花洞惡僧覺明法戒上山、蔑棄三家圈地爲別業、私自開門出入、竟爲蔣氏圍圍、特勢盤踞、因托沈歸愚大人致明府憲劉公、弟等於前月十三日、將踞吞賢墓等事控府、奉批蔣腹松確於何年月日佔地造房、覺明等係從何寺來佔住、拆毀標題、有何確據、聲明另稟等語、府憲慎重其事、蓋欲澈底清查、故令細細聲明也、此時再呈、必邀親准、但從前訐訟、尙有好義富室、出資助理、故得全勝、今止弟三家、又在喪替之時、蔣係著富、准後必然結訟、弟等出力則易、輸費則頗艱、必得先生輩撥冗來郡、乘府憲飭查貴族、具呈求其究逐、弟輩亦公籲清理、兩軍夾攻、方爲萬全、久候駕臨不至、特煩舍親顧廷揚遠道相訪、崑爲屈駕到蘇、共舉此事、幸卽惠然、萬勿遲滯、以致佔者久假而不歸、弟輩雖極關切、一木終難支大廈之傾也、望切、望切、

周本高書

久欽山斗、未遂瞻韓、遙溯先人輩交契情篤、豈若世之泛泛者哉、祇緣一葦修阻、各羈鹿鹿、少追前義、弗獲時親笑語、徒懷悵悵、西山邱壘、千古芬芳、獨弟輩瞻顧弗週、虛負先賢英魄、罪甚罪甚、近時遭匪僧覺明、恣妄自大、乖張越禮之至、昨聞降責、曷勝欣喜、在此一舉、諸先人含笑泉壤、三姓叨光、無既、孰渠冥頑、竟敢肆控、忘稱冒認、愈屬不經、茲因文世兄致書之便、附此一雪憤激、並候諸世臺近祉、翹候施臨、卽當追隨、共攻不法、臨穎馳溯、

文書升崑扎

八月中接得各位親臺公扎一緘、開函捧讀、深幸共事有主、可以清理寒山被佔之事、隨草數語、付貴塚丁唐姓覓便寄到、崑訂諸先生來郡訟理、滿望八月中惠臨敝地、及今兩月無信、想多貴冗、未暇及此也、但貴族既爲含元先生後人、今瑩城現遭佔踞、毀滅標題、拋棄神主、不急控究、恐遂淪爲富家園囿、奈何弟輩力薄、幸與歸愚沈宗伯交好、前曾囑其面致撫公、未及具呈而遭變、又求其致明府公、亦已縷述始末、九月十三日具有公呈在府、批令細細聲明另稟、此意極慎重不輕、但弟輩不卽再控者、專候諸先生來郡、一同進詞、盛族首告、弟輩繼之、方能擷撲不破、因蔣有材力、須兩路夾攻、乃爲萬全也、見字後、幸卽撥冗到蘇、府公三八爲期、得於初十邊來乃妙、如再遲、恐轉瞬停訟、又不及矣、三家具具有公啓奉邀、不盡



之言、具公扎中、望切望切、

又

去冬托舍親顧廷揚奉候、過承款接、歸述各位親臺、古道照人、風義可尙、期以小春下浣來蘇、共商寒山之事、續接台翰、知爲風雪所阻、復訂今歲仲春命駕、弟輩遙企文旌、望眼欲穿、諒因多冗、未蒙惠顧、但寒山自被佔之後、弟輩卽不敢過問、今春竟爲蔣氏園囿、挈家行樂、夜以繼日、旁若無人、僧俗俱不知有天水淵源、何況三家螳臂、誠可寒心、弟輩適當喪替之餘、彼有勢力、與校則似爭山主涉私、專候各位駕臨、爲天水嫡派、爭執有主、庶幾恢復、否則他人入室矣、雖近蒙聖恩眷注、凡夫先生高行、撰入御詩、然恐鞭長不及馬腹也、目下各憲在轅、控理宜乘此時、轉瞬又際停忙、愈遲則勢愈緩、難返矣、寒山契券現存、今盛宗振起、三姓衰落、統示賁臨、共圖不朽、鄙言諄切、幸勿河漢、臨池翹企、

### 文舍姚世玉書

兩載不通音問、日候各位親臺惠臨、望眼幾穿、未得左顧、殊爲悵惘、西山尊龕、前歲被蔣鶴年佔作山主、屏絕文姚周三姓、擅延匪僧覺明住持、弟輩勢孤力弱、不敢與較、惟冀諸親臺來蘇、協力幫助、尙可整頓、而足音杳然、以致覺明肆無忌憚、遂將墓門塞斷、中列穢廁、凡夫靈均兩公神主、俱行毀滅、近日復倡教門、廣招匪類、并窩藏穢妓寺中、不時爭鬧、昨隣寺僧同現總地方坟丁等入城、意欲會同告官、弟輩自蔣

鶴年估後、寒山之事、久不與聞、因力拒之、但念諸親臺、俱係含元先生嫡裔、祖塋遭塌至此、能不痛心、弟輩目擊情形、不敢不告、况尊居去郡僅百里、朝發夕至、若果急來清理、弟輩猶可少助螳臂、如專責之、三家今非昔比、恐名壤不日鞠爲茂草、而一杯難保矣、特令貴坟丁到鎮、耑扎奉聞、希卽命駕、鵠候鵠候、

(閏四月三日)

### 附坟丁唐寶字

支硎坟丁唐沈文、稟上山主趙太爺、萬福萬安、茲於前月望後、周文兩太爺有書致候、未識曾接見否、前據覺明已會到府拜候、諸位太爺以經觀面、公詰之語、文姚周三太爺亦未全信、確實在八月望前、其僧連次投控山主、文姚周三太爺、着身到府、走請各位太爺入山、商酌施行、緣徵恙纏綿、萬難脫身、適有府上近鄰之便、特此致請、入山定妥、并請各位太爺台安、

### 文書升書

去年接教、知各位親臺、准於正月來郡、候之良久、未見鼓棹、想正務多冗、并知有彼處地棍、到府誹謗、因疑弟輩有私意於其間、故竟委而棄之、不知因爲無主、人人圖佔、千方百計、俱出意外、去冬十二月二十三日、覺明出寺、私交一轍、凡僧住內、得銀六兩、本年正月初六日、徹凡同一江姓者來候要住、安穩將銀四兩送弟、正言却之、江姓現在可問、轍凡見事不妥、亦不願住矣、隨有城外同善堂、覬覦此地、惡棍周甯

號漢章者、唆故僧鳳來弟孫榮、捏係伊產、將趙坎捐入同善堂設局山地、葬無地無力之棺、三月廿四日、有按察經歷李、協同同善堂董事顧葉幾人到山、上同善匾、粘告示、點裝摺、卽叫人看守、當日鄰僧緒燈同唐寶官報知三家、廿九日弟會同周姚入山、一一不虛、隨往見沈大人面訴、三姓具公書致意、蒙沈大人於初一日往見李經歷、廳歷言其害、時廳已詳府、又往見趙太尊、因批飭不行、揭去告示封條、但大門同善堂匾、至今尙在、如此周章、皆弟一力爲之、合行報聞、至凡夫先生祠堂之事、奉候不來、弟已求沈大人題父子偕隱四字、令名手刊刻銀杏木匾、其神廚漆油、捉漏粉飾、俱弟喚工料理、定於五月初一日入祠安位、設祭迎神、若請措紳、恐多所費、或止是三家數人、舟轎酒食、多不過數金、一一弟辦、俱不必各位費心、然並無一人津貼一文者、可細訪而知、幸勿反有疑慮、此刻現今空谷緒燈及唐寶官到鎮通知、因寒山係托此二人看管下來也、餘言兩人細述、(四月二十日)

又

前空谷緒燈師歸、接手教、知各位親臺來郡、理料入祠、足徵孝思不匱、正在鵠候駕臨、忽接續信、又因豫翁留滯琴川、不能應期而至、正所謂好事多磨也、但時將夏半、天氣漸暑、東作方殷、難以羈遲、况祠內俱已定妥、據來使云、豫翁節下必歸、過節卽可理棹、因另擇初十吉期、萬不可緩、親臺輩務須初七啓行、初八到郡、初九進山、預待送祠親友方妥、幸勿再有游移、爲祝、姚周卽遣人另訂、耑候耑候、(四月晦日)

又

金昆到郡、連日簡慢、抱歉無似、回棹後、明日小兒卽同覺明來寓、弟以正言數責、幾無地自容、踉蹌而去、投詞奉縣批准示禁、極爲明了、但往會承行、乞其送稿、據云近例、出示內衙僉押、須費一錠、因不敢與說、尙未往晤、近日新祠收拾、兒輩無暇、弟又微恙不能出門、且俟容日會之、大約連內外必須一錠也、前覺明云、趙護法約其八月到鎮、會計重新小宛堂之事、弟斷不欲其再與聞斯事、將來亦不能容其在內、昨貴坡丁唐姓來、已囑其七月中到府、商量脩祠、月內稍涼、弟尙欲入山、與匠估計、何如也、容再報聞、沈大人疏引、已弔來送還矣、并及（初九日）

又

前到涉園奉送、知解維甚早、不及面談種種、別後覺明忽投詞在縣、極口抵觸、幾疑賢金昆似屬假捏、並非趙氏子孫、其詞刁惡可惡、昨抄呈陸保甯見之、深爲髮指、詞忽嵌入賤字、尤爲誣罔、遣唐姓急到鎮面訴、附致詞底、此僧作爲悍戾、所謂斷難一日姑容者也、至脩祠事宜、速到山料理、前晤沈大人、諄諄道及、弟力保必來、乃大慰、此時天氣漸涼、卽月來亦未可知、諸親臺尊意若何、近日此僧復挽多人來弟處說情、要求容留、弟已正言決絕、幸諸先生鑒此、將來同聲相應爲妙、（七月十三日）

附覺明誑詞

僧覺明爲陳明欺誑、叩憲鑒察事、切僧向居憲治天平山蓮花洞、於乾隆十六年五月、有在城蔣宦同紳  
衿具呈、前陞憲魏給示、請僧住持趙坟、經今四載、僧惟苦志焚修、菴鄰周知、蔣宦請帖、魏憲給示、據今於  
六月廿七日、忽有太倉趙姓、在於憲案、稟稱僧人種種不法、將菴毀廢、墓門堵塞、神主無存、恃強霸佔、藉  
名募緣、卽求嚴禁等語、僧人聞之、不勝駭異、切思此菴、僧人未住之先、因聖駕南巡、各憲到山、傳請蔣宦  
脩建、將墓門堵塞、僧人于十六年進院、可稱風馬、又稱種種惡端、何難一一指出、僧人願甘治罪、况此是  
前住持自劾、曾經盜賣于鳳來、而鳳來又盜賣與北禪寺僧、兩番盜賣、俱屬生員文斯紳經手、同北禪寺  
僧證、當日並未聞有趙姓山主、出而理論、卽高士趙公坟墓、數十年內、亦未有趙姓到山祭掃、春秋承祀、  
俱屬僧人供奉、以及神主、現在殿中、故蔣宦於前憲呈明、僧故菴空、趙氏支絕之稱、今趙姓蒙蔽憲聰、飾  
詞誑憲、字字皆虛謬、僧係弱門、不敢與較、謹將前憲告示、蔣宦請帖呈明、叩求憲鑒、知僧人並非強佔在  
菴爲非、致菴隣共憤之事、激切上呈、

### 六月廿日投七月初一日批

該僧既無強佔毀坟情事、已可無慮中傷、第趙坟旣載誌乘、該僧當善爲護持、清理舊規、勿恃有官宦示  
帖、恣意妄爲可耳、

### 文書升扎

逕啓弟昨候沈宗伯、因服藥假寐未晤、傳語今日辰刻到彼面悉、祠中匾對碑版之事、宗伯粥後、又弔蔣元揆之喪、歸卽往竹墩養疴閱卷、所以弟此刻急欲到彼、西山之行、萬不能奉陪、特令小兒賈縣示、到寶舟同去、但渠又患齒病、似無委頓、如可不必同去更妙、弟已作切扎、囑令姚舍親追陪、彼亦極關切、與弟一體、餘言俟回時再悉、(廿七日寅刻)

又

秋間承唁小兒急、到舟奉謝、已解維矣、自後日望過晤、諒有正事相阻、故久未到郡、山中之事、已草次完竣、但近日被緒燈擅作主張、另自延僧同住、並不通知、目無趙氏、况我三家乎、此刻唐舜文來云、脩理塋墓、所少工料、約二金許、應尊府出錢、特到鎮奉領、故附信相候、殘歲匆匆、來正務祈早到、緒燈無禮、亦宜振作、弟衰頹白甚、胃痛時發、已一月有餘、不能出戶、昨又發作、此字在床草草、不及、餘統希垂鑒、不盡、

又

新歲伏稔各位親臺、福祉駢臻、爲慰、唐舜文去冬到鎮、傳諭新正來郡、奉候不至、想正事相左、弟有荒巖伐樹之信、初三日到山、至新造處借宿、知緒燈久不在菴、趙坡玉峯、湛月在內、而緒燈又令大士菴僧三印兩人、佔住樓上祠內、未知其意若何、似乎竟欲藉管工丞倅之力、全踞兩處、此事甚不妥協、必得大駕



來、與當事說明、定奪方安、故玉峯特同唐姓遠來、必欲請各位一同到山、幸撥冗卽至望望

### 容城扎

前日山中起身時、原約數日卽到、經今二旬矣、不知緣何擔擱、令郎喜信、未知若何、日日企望甚切、茲因祠內諸事妥適、墳上工作亦已告竣、所急望老賢姪到者、官府屢次催迫、神主進祠、脩墳、徐司務、又日索工食、愚已付過二兩、小工十餘工、亦已給發、礦灰煤等項、已經給付、所恨目下盤費告竭、初五日着人回去、不但不來、并信來催我歸去、因祠中事未能清楚、故專望駕到一商、字到祈卽刻發棹、爲幸、餘俟面悉、不贅、愚叔堂、

### 禁募緣呈

爲先求示禁、開忙號、逐事、切生等五世祖、凡夫諱宦光、原籍太倉、買地於臺治十一都四圖、默字圩、觀音山、葬親築室、廬墓隱居、子均、字靈均、兩世繼歿、俱葬寒山、至今人稱趙墳、載在志乘、後改宅爲寺、延僧看管、旁小宛堂三間、供奉凡夫父子神位、粮折每年松枝茅草、着墳丁辦納、子孫仍歸本籍、間歲一來省墓、今本月廿二日到山、忽見墓門堵塞、墳前排列穢廁、祠內神位無存、賊詢墳丁、唐保據稱、寺僧覺明、係白雲寺游僧、上年乘前住僧故、強來佔住、恣意戕賊祠墓、向理不聽、近反借名起建、凡夫趙公祠、設簿募緣、肥囊種種惡端、里鄰共憤、切思故祖、現蒙皇上垂注、撰入御詩、勒石在山、邱墓豈容戕毀、名勝豈容強佔、

祠堂現在、豈容毀滅神主、藉建焚資、卽脩祠需費、子孫尙能勉力、無庸募助、目下停忙、不敢遽求究逐、合亟呈明、爲此叩老父爺先賜告示、嚴禁募緣累衆、靜候開忙稟逐、以保祠墓、沾仁上稟、（乾隆十九年六月廿七日）

與浮屠覺明書

吳縣周批 准示禁

七月十四日、寒山後人趙永莊等字白、報恩寺新住持和尚、報恩寺趙氏山莊也、先人含元公及靈均公兩墓在其間、因當年子孫歸籍、托付素潤和尚經理、改名曰報恩寺、雖素潤承認差糴、不無所費、而實我趙氏故物、專爲祖塋家祠計耳、凡夫公墓在山南、係公在日、自建法螺庵、延僧爲守塚地、另有坟丁唐姓看管、坟山不隸於報恩寺、故趙氏三世邱墓、皆仰護於兩寺、素潤物故、其徒凝遠、又有承攬一紙、賴其盡心、塋祠無恙、自是以來、俱照故常、二十年前、存有胥蠹橫佔坟旁山地、賴按臺嚴明、又得萬通文先生仗義相助、因立飭歸正、杖革奸胥、諒寺中諸僧、尙有熟知者也、不料近日風聞、有疑我趙氏爲無後者、遂聽爾寺中、芟夷祠廟、毀棄宗祏、蔑我先人、湮我舊跡、聞之使人不寒而慄、獨不思開山創建者、爲誰人之功、載在志乘者、爲誰氏之墓、披猖至此、孰不可忍、且高山高隱祠、亦鄉賢之一也、縱使無後、在仁人君子之用心、尙宜謹爲護持、况今含元子姓振振、將置我等於何地耶、卽或不肖、少有宦達、然理直者氣自壯、不藉纓紱爲榮寵也、當卽入山、面悉始末、勢必哀鳴當道、并約同原事諸縉紳先生之令嗣、祈請飭正、庶寒

山一片石、吾祖得安眠其下、亦少雪某等椎心泣血之痛矣、不宣、

## 告白

太倉璜涇趙白、寒山報恩寺、係故祖凡夫公舊宅、三世祖塋在山、自寒家東歸故土、遙隔二百餘里、向托至親文姚周三姓、炤管、歷被外人侵損、佔竊、俱叨保護、寺中奉合元凡夫靈均三公神位、延僧住持、後僧故庵空、祠幾廢棄、上年被惡僧覺明盤踞、某等特到郡稟縣、示逐有案、不意今春復有合流庵僧惠蒼潛據、坟丁報知、合族到山、正欲向理、蒼避匿不見、蹤跡詭祕、難以容留、因稍葺祠宇、重新神位、擇吉五月初十日、設祭安神、中縣予告禮部侍郎沈大人題額、先靈妥佑、但寺內不可乏人主持、卽會商文姚周公、同托與空谷庵緒燈師看管、所有應行事宜、一切炤常承辦、其山地錢糧家伙裝摺等項、權托管理、客師靜心、仍聽相依居住、將來細訪有行高僧、延請主席、倘某等回婁之後、惠蒼復來滋擾、許坟丁公同緒燈報知、以憑鳴究、至坟丁亦止看守坟塋、不得干與寺事、取咎山中庵鄰、相應鑒悉、此白、

## 報恩寺僧緒燈收管

立收管趙坟住持僧緒燈等、爲因寒山趙坟報恩寺、近奉督憲探看修造、卽日興工、山主趙宅、將寺宇家伙裝摺、公同文宅各位點明、交付燈收管、自當用心炤看、不致遺失、細眼開後、收管是實、

計開寺屋裝摺

第一進大門五間 中大門兩扇 兩旁腰封板全 屏門六扇 兩次間中棹十二扇

第二進五間 儀門兩扇 後走廡兩架 闌干全 備衙門一扇

第三進佛殿三間 前闌干三扇 長榻十二扇 中闌干三扇 照壁八扇 扁一(李書)

第四進正屋五間 中長榻十二扇 紅闌干三扇 後屏門三扇 後長窗十四扇 西次間側門兩扇 短窗六扇 照壁五扇 後半窗兩扇 側門兩扇 東次間 側門兩扇 短榻共六扇

西廂房三間連竹樓 前短窗十扇 後短窗八扇 大黑門兩扇 長榻十九扇 附小苑堂窗四扇 小窗兩扇 樓板半截 竹樓南小房 短窗十扇 門共三扇 天花地板全

東廂房三間 短窗十扇 門兩扇 長榻三扇 短門兩扇

後柴房披三間 門兩扇 坑半間

小樓一間 下橫窗六扇 板榻四扇 夾板一帶 樓梯一張 旁門一扇 上橫窗八扇 板全 門一扇 板棹六扇

浴堂半間 短窗五扇 門一扇 浴鍋灶全

佛殿前面西廂房三間 側門四扇 橫窗二十扇 板棹六扇 過路側門兩扇

文昌閣三間 上短窗十二扇 下板棹全 樓板全 閣下門一扇

小苑堂三間 (即祠堂) 闌干一扇 長窗六扇 橫窗八扇 棹四扇 沈侍郎扁一 照壁十二扇 夾板一帶 月洞門一扇 側門共四扇 天花板全 西走廊五架 門兩扇

鴛鴦廳三間 闌干三扇 長榻十六扇 側門兩扇 板窗八扇 橫窗十八扇

# 家伙細賬

紫漆大天然几一 柏木大榻一 杉木閣櫺二 八仙桌一 紫漆藤面椅八 脚踏一 黑漆天然几一 小木八仙桌一  
藤面單椅六 黑中天然几一 木春櫺一 八仙桌一 紅長桌一 又單靠六 藤榻一 滿州机二 藤大机一 白木  
八仙桌一 小紅桌一 小厨一 紅漆半桌二 杉木櫺一 木長板二 大竹椅一 竹櫺一 綠櫃一 小木八仙一  
又杉木條一 涼床一板全 衣架一 杉木長桌一 又單靠二 紅半桌一 又單靠四 方竹桌一 藤圍椅二 又涼  
床一簾全 大黑箱一架全 小木桌一 小櫃一 石磨一付 圓爐一 稻床一 半桌一 木床一 木屏風一 梯一  
又衣架一 金漆小涼床一簾全 杉木長桌一 米櫃一 木桶一 小紅厨一 中紅厨一 五眼灶一付 鍋蓋全 竹厨  
一 木厨一 杉木桌三 缸二 石臼一 棕簾架一付全 小厨一只座全 紅半桌一 竹櫺一 又板床一 板櫺一  
小木櫺六

乾隆貳拾年五月日立收管僧緒燈 見立玉峯文書升文丹玉僧盡心 坟丁唐保官潘九齡

## 辭價呈詞 乾隆二十年五月

呈爲謹陳下情、叩憲鑒詳事、竊松五世祖宦光、號凡夫、原籍太倉人、隱居台治寒山、葬父明徵士含元公、  
於山之麓、并築祠宇數楹、卽今之報恩禪寺也、墓寺北、疏泉鑿石、旁構千尺雪、法螺、與空谷諸名蹟、鐫石  
標題、皆公開剗、凡夫歿後、亦葬報恩寺之南、其子靈均繼歿、附葬含元塚側、其後子孫復歸太倉、遂託蘇  
城至戚文姚周三姓、照看山林、延僧入寺、寒山志墓誌銘傳、並據呈電、乾隆十六年春、恭逢聖駕南巡、臨  
幸西山、御製詩章、褒及故祖宦光、誠曠世盛典也、今蒙傳諭督撫二憲大人、探勘寒山地面、見山光湖影、  
足供眺覽、改建亭臺益增佳勝、垂念故祖舊址、不忍棄沒、諭令給發松等地基價銀、存先跡而惠子孫、松

等凜聞之下、啣感無地、伏念皇仁溥徧、寸土尺壤、共沐恩膏、聖澤光華、水涓山巔、均沾沃利、今於寒山舊地、得覲天子龍光、凡屬蒼黎、孰不懼忭、松等尤仰邀恩光暉映、更深欣躍、何敢再領發項、以負憲恩、而差先代、况蒙傳諭各憲大人俯念、先祠重飭建造、並原寺僧人看守、使先跡不致淪沒、松等感且不朽、爲此叩乞父臺、請將松等踴躍啣感各情、俱詳大憲垂念下情、俯允所請、松等沐光化而戴新恩、故祖感深仁而安泉壤、則生生世世、啣感無既矣、

文書升扎

前龔姓來接教、知三表兄患瀯、不能到郡、但山中別後、是非蜂起、昨緒燈到府、自能細述此意外事、可笑也、龔姓到山、回云、十九日准期拆卸、必須監看、昆玉輩須撥冗來蘇、盤桓十日半月方好、前制臺對沈大人云、定要好好造一凡夫公祠、但督工官未必妥貼、定須自與商量定奪也、草此不具、

原呈

候選經歷趙耀具

爲滅祠毀墓籲恩提究事、竊緣明故祖徵士趙凡夫宦光本太倉人、墓在吳縣十一都四圖默字圩寒山之陽、子靈均附葬穆位、子孫後歸太倉、捨山宅爲報恩寺、延僧看管、并托坟丁唐姓承攬看守、山糧改立報恩寺戶名、卽將兩山柴草、託僧收作完辦、子姓每年到山、祭掃不替、乾隆十六年、聖駕南巡、將建行宮於寒山、制臺尹大人同各憲到山、丈勘山地、將報恩寺、千尺雪、化城空谷等處建造、傳諭趙氏子孫命給



山價千金、時故父趙松等具呈吳縣堅辭制臺、卽命擇地建造凡夫先生祠、委員協同趙氏子孫、督建祠宇一所、于墓傍隙地、復蒙導送神位入祠、所有裝修什物、托千尺雪僧愚石收管呈電、愚石故後、正賢經管、嗣因離遠幕他省、至上年九月中到山祭掃、誠見祠宇無存、神位棄在千尺雪壁間、沈宗伯題父子皆隱匾額、亦拋棄在地、墓上石柱石塔全無蹤跡、圍牆亦片石無有、耀等當喚坡丁、唐七詢問、指稱祠中神廚、現供佛像、祠宇瓦石木料俱係正賢拆毀、故作住房、伏念先人祠墓、載入郡志、祠宇奉憲重建、欣遇翠華六次臨幸、宸翰標題、眷注故祖宣光、天恩優渥、不世遭逢、近被匪僧正賢串同唐七、目無山主、拆毀先祠、侵削塚墓、種種情法難容、非特先人之祭享無所、而塚墓亦將烏有、謹錄御製詩、及郡志一條、伏叩太老爺電提法究、以整祠墓、以肅功令、頂祝朱衣奕世上呈、吳縣正堂甄批候提訊察究、抄粘附、

### 附粘愚石收管

立收管千尺雪僧愚石、爲有趙府山祠一所、向托緒燈師管守居住、緒燈因出入無路、將祠傍重建報恩寺三進、移建中峯、剩有趙祠三進、乏人看守、今山主趙氏各位太爺到山、托愚經管看守、自收管之後、自當用心看管、不致損失毀壞、倘有修理、仍向趙府措辦、欲後有憑、立此收管爲照、

計開 臨池牆門一座、朝南大廳三間、後樓三間、裝修全、神櫃房全、神位三座、圈椅六把、大馬机四個、八仙桌一對、長檯一張、春橙一對、木拜墩一個、父子皆隱扁額一個、對一付、一字椅四把、大瓦窰香爐一個、大

木筭一對、

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日立收管僧愚石、見唐舜文、

### 吳縣正堂甄

滅祠毀墓等事、據候補經歷趙耀抱屬趙忠具稟、匪僧正賢串同唐七、目無山主、拆毀先祠、侵削塚墓、叩提法究等情到縣、據此合提訊究、爲此仰役協同該地保、卽提僧正賢、坟丁唐七、傳同原稟候補經歷趙耀抱屬趙忠、并該地保、限三日內解縣、以憑訊究、去役毋得延擾干咎、三月廿八日、差方進

原差方進跪稟太老爺、切奉差一件、滅祠毀墓等事、據候補經歷趙耀控、僧正賢等拆毀先祠、侵削塚墓、情由、仰提解訊等因、遵協地保拘喚、當據該地保將案被僧正賢、唐七喚交、隨將僧正賢押交僧綱司收管、其唐七亦交該地保范秀明收管候訊外、理合稟明、伏乞太老爺電賜示審、上稟、吳縣正堂甄批、該房送牌卷示審票堂銷、

【審供】地保范秀明供、趙家坟墓、在於僧正賢庵牆之後、歷已年久、那祠堂房屋、向歸和尚看守、現已拆毀、并遺失神主牌位、要問坟丁并和尚的、唐七供、小的是趙宦坟丁、祖代所遣看守的、專管的坟墓祠屋三進、計房九間、四十三年、正賢和尚的師祖、控告奉憲、把小的故父、議打發落、着令庵僧經管的了、如今祠房坍塌、僧正賢不肯修砌、把磚瓦料物、

移造別殿的

趙耀供、職員的祖塋、向係唐七看管、乾隆二十廿一、等年、重修祠屋、交給僧正賢的師父、愚石收管、還是未修以前、接管、立有收管呈電、近年未經修葺、被這接管的僧正賢、乘此坍塌、把房拆毀、移在千尺雪、修造、職員因想千尺雪、也是職員家所造、故此沒有就稟究的、今年三月裏、正賢又把祖上的神主靈位、拋棄在地、故此稟究的、

僧正賢供、僧人庵裏、只有一個徒弟、一個香工、從前師父在日、看管趙府墳屋、所有錢糧、僧人把茅草抵辦的、近因年遠沒有修理、以致日漸坍塌、僧人因千尺雪地方造殿、乏料、故此把坍塌的料物移去、造建、原是錯的、神主牌位、僧人不敢拋棄、如今情願供奉、并修葺墳上損壞之處、一面吐退、聽趙府另召是了、

### 吳縣正堂斷

訊明趙耀祠屋、年久失修、漸次坍塌、該僧正賢不即告知、坟主、輒將舊料移造別殿、殊屬不合、從寬掌類、以儆、諭差押令正賢、將墓所失修之處、概行修整、並將神位、即于該處擇房供奉、仍俟趙耀另召妥僧接管、先取遵結、送查、

### 吳縣正堂甄

仰原差方進、速將候補經歷趙耀抱屬趙忠控僧正賢、拆改祠宇、侵削塚墓一案、即遵堂諭、協保押令正

賢將墓所失修之處、概行修整、并將神位卽于該處擇房供奉、聽趙耀另召看管、毋得違延于咎、火速、四月廿八日票

原差方進跪稟太老爺、切奉一件、滅祠毀墓事、據職員趙耀控僧正賢滅祠毀墓一案、于今十三日審訊、

諭令僧正賢將毀壞趙墓、卽行倩匠修整、並將千尺雪住所、交還趙管、如抗帶、究等諭、遵卽協同地保許

國瑞等押令僧正賢倩工修整、當據云、一時難以修整、甘限一月內完工、具有限狀交呈、其千尺雪住所、

當經該地保情懇原呈趙耀暫借正賢住宿、俟修理完竣、并將原存一切家伙物件點交、任聽趙耀另召

妥僧看管、亦已允洽、緣奉堂諭、爲將遵修緣由、粘同限狀收管稟明、伏乞太老爺電核、附卷上稟、計限鈞

牌甘限收管、吳縣正堂甄批、限狀附卷票銷、四月十六日具

具限狀僧正賢、今具到本縣正堂太老爺案下一件、滅祠毀墓事、趙耀控僧毀滅祠墓一案、今蒙庭訊諭

將趙墓照舊修整、今遵諭甘限于五月十五日內、倩匠將墓一律修整完固、不致逾限、合具限狀是實、

嘉慶二年四月日具限狀僧正賢

具收管二十都下十二都二圖地保許國瑞呂雲龍今具到本縣正堂太老爺案下一件、滅祠毀墓事、案

內僧正賢、今身等收管、暫借千尺雪住宿、今據正賢另具限狀、俟五月十五日內、將趙墓遵諭修整之後、

仍將千尺雪交還趙管、另召香火、合具收管是實、嘉慶二年四月日具收管地保、許國瑞、毛東發、呂雲龍、

顧大觀

立承攬坟丁唐天成、爲有趙府祖墓兩所、坐落吳縣十一都四圖獸字圩內、含元太老爺墓在寒山之陽、傍

附葬靈均相公墓、計山地六畝、南山凡夫相公墓、天平山北山地六畝、北墓棧門一帶、直接南山、向係故祖、救山看管、相傳至今、今趙府到山查看、天成仍攬看管、南北兩山柴草付天成砍斫、以抵兩塋糧賦、兩墓自當小心保護、在坟一應不致損失、如有此等、任憑鳴官究治、另更看守之人、欲後有憑、立此收管承攬爲炤、

#### 計開四址

北山墓、東至空谷、西至山嘴、北至山頂、南至報恩寺千尺雪、

南山墓、東至陳伯元墓、西至郁壽觀坟、北至大路、南至山頂大石界、

嘉慶二年四月日、立承攬坟丁唐天成、保攬吉三觀、見立地保范秀明、原差范琢祥、

丙辰九月、偕兄曉山、姪連城、大兒朝棟、登寒山、謁先高士凡夫公祠墓、淒涼滿目、良可慨也、回憶昔年祭掃、重樓畫棟、古木參天、楚黃一遊、五年之間、僅存頽垣荒址、荆榛瓦礫而已、詢之山叟、知被祠僧毀滅、改作山房、當是時、耀等將議呈控、歸而謀諸族人、皆屬有心無力者、噫、式微至此、不覺拊膺而三嘆焉、時吾婁山長、爲青浦司寇、述庵王老先生、端嚴持正、乃具情謁懇、先生亦爲瞿然曰、此爾先賢祠墓、是何、敢然遂請命於吳邑侯甄、迅提懲整、得復舊規、曷勝感切、後人其勿忘之、因爲誌其緣起、而繫以詩、耀識去秋滿目歎荒涼、德澤欣沾此日長、千古得存高隱跡、兩山屢沐聖恩光、宗衰力薄何由振、墓整祠甯賴克勤、

自是松杉青舊逕、白雲深處永蒸嘗、曉山象明省墓、歡信步來、忽驚祠宇剩荒埃、奸僧擅毀明禪所、賢

令高懸照膽臺、耀具呈吳縣尊提究斥逐匪僧押令修墓、南北先靈欣不泯、六世祖含元公墓在寒山之陽、凡夫公墓在天平之北、父子兩塋、南北遙相對峙、祖孫遺

蹟幸重恢、靈均公附龍章盛典垂千古、翠華六次巡幸恩及故祖宣光天章、褒美感戴如山大德培、蒙司寇王老夫子襄事本憲于千尺雪立祠安祐

瀟香耀新祠特建費經營、乾隆十六年蒙制府戶公重建凡夫公祠、字并修三世墓道、詎料頻年復變更、却到苾芻能肆毒、恠來邱壑

亦無情、自慚作室虧堂構、深荷口口肯玉成、此後高風重不朽、青山依舊衛佳城、小風連城追隨杖履叩

松關、晉謁先塋數仞攀、昔有引泉遺蹟在、今邀華表寵恩頒、低飛野鷺何堪匹、有郡豪欲佔地盜葬後成畫餅高隱清標

豈共班、得復舊規承禰祀、一年幾度上家山、師竹朝棟

### 丁巳季秋同天水賢裔恭送寒山高士凡夫先生神主入祠夜宿法螺

#### 山房敬賦

鐵濱王孫燕

法螺千尺雪、勝以趙公傳、自昔停雲坐、而今伴月眠、衆賓參玉版、我獨禮金仙、重整高人墓、尤欽後嗣賢、

澹泉張潤

名山大手筆、賴有子孫傳、引聽飛泉瀑、高瞻枕石眠、千秋真島嶼、一宿近神仙、攀磴窺靈秀、遙峯應後賢、

容聖高元觀



勝景留名跡、先生高隱傳、螺盤綠澗曲、峯秀應牛眠、後裔迎神馭、嘉賓列翰仙、追隨與盛會、何敢附諸賢、  
守拙孫 登

寒山高隱處、舊蹟到今傳、今似非公請、先靈怎妥眠、重迎來上客、遊擬會羣仙、從此蒸嘗永、前賢賴後賢、

杏圃狄一清

高人棲隱處、螺谷久相傳、皓月登樓望、清風掃石眠、有聲聽澗瀑、不問駐神仙、祠墓今重整、流徽羨後賢、  
象百王陶鑄

買得寒山隱、高風百世傳、羣英空谷會、一夜法螺眠、坐石看明月、離塵卽上仙、樂哉隨長者、拜手仰先賢、

松嵐陸雲錦

誰關靈奇境、寒山勝獨傳、螺峯插漢迥、紅樹枕波眠、覓徑疑無路、逢人訝似仙、茲遊愜素志、偕隱企前賢、  
穗哇張仲堪

吳地留名蹟、旋螺自昔傳、山僧迎客至、星斗傍人眠、富貴真如屣、登臨勝似仙、寄言須慎守、莫負主人翁、  
曉山象明

先人名勝地、法席幾經傳、嘯月空山坐、盤螺半榻眠、禪心參古佛、吟興挾飛仙、此夕占星聚、雲林應集賢、

澗香耀

欣邀羣屨至、祠墓得詩傳、秋水同舟話、山房下榻眠、螺旋原有法、鶴去定成仙、千載蒸嘗奉、還期繼起賢、

小鳳連城

先人疏鑿處、名蹟至今傳、古澗分還合、縣崖墜欲眠、烟霞世外侶、樓閣望中仙、此樂知何極、尋遊附衆賢、

師竹朝棟

舊蹟儼然在、芳徽千古傳、看雲常獨坐、聽雪不成眠、境僻能離俗、山高欲近仙、自慚樗朽盾、琢句愧諸賢、

丁巳九月望日、同曉山兄、率子姪輩、恭送先高士凡夫公神位、至寒山千尺雪之舊祠、荷蒙姻臺鐵

濱王公、澹泉張公、暨諸彥俊光送、并賜佳章、耀等曷勝感激、謹勒諸石、以永其事云、寒山六世孫耀

謹識

### 千尺雪祠堂碑記

自古名山異境、必賴高人逸士、性耽雲壑、爲之疏泉鑿石、以標其勝、然後山川效靈、會逢其適、有以邀清蹕之頻臨、動天章之吟賞、而人地遂以俱傳矣、然其所以守護而興葺之者、亦更宜加謹矣、寒山爲太倉趙氏三世邱壠之地、自明高士凡夫先生宦光、買山葬其親、廬墓之暇、搜剔煙霞、位置泉石、又自爲生壙、歌詠其中、亦其時之趙岐姚昂司空圖也、再傳而苗裔復歸太倉、捨宅爲寺、櫛薪所入、足以供賦稅、而瞻居守、閱時既久、鄰侵勢敗、並其報恩寺而改之矣、乾隆十四年、歌裔例贈經歷松、訟于有司、先輩沈宗伯

德潛、慨高風之夙嗣、歎勝跡之就湮、爲之正其地址、復其舊觀、又題其楣曰、父子皆隱、而表章之勝蹟昭著、越二年、鸞輅南巡、彊吏陳請、翠華臨幸、宸翰褒顯、山川增其清淑、雲樹發其光華、斯地也、不啻神皋仙隕焉、二十一年、大吏召松等以千金買其地、建行宮於此、松等獻地而辭、值有司嘉之、爲建凡夫先生祠、遴僧緒燈以司其香火、松以爲輦路所經臨、有司所勗建、宜無他慮、遊幕四方、更數十年、僧正賢復毀其牆屋薪木矣、松子布政司經歷耀訟、又經年、丙辰春、昶得告歸、杖履名勝、至斯地、悉其顛末、而瞿然曰、高人邱壠、固宜杜侵牟、謹廢墜、矧夫蹕路卷阿之地、可任無知者肆其竊毀、而不問乎、適邑宰聞之、遂經理其祠基、懲正賢而逐之、復召坡丁唐大成典守之、且立案以示後、計自今以往、可無虞矣、昶竊惟凡夫先生、始爲斯山開其靈秀、以待睿藻之留題、而巍煥於千古、固宜祠食於斯、以垂久遠、不特趙氏之子孫、宜勤其守護、而亦守土之官、所宜以時察視、而欽承勿替者也、爰爲磨崖紀之、視沈宗伯之表章、而益加鄭重云、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予告青浦王昶撰、江南太倉州鎮洋縣訓導無爲吳桓書、候選布政司經歷裔孫趙耀監刻、嘉慶二年歲次丁巳孟夏月之吉、

匾聯附

「名山組豆」「生壙想孤蹤比堂號三休高風足尚」「遺祠懷大隱對崖懸千尺寒雪同清」

青浦王昶題

寒山留緒

吾家自子安公始遷太倉州之曠涇，七傳至震洋公諱泮，其科爵具載本傳。子一諱樞生，號含元，州庠生，爲人厚重簡默，博學著書，屢徵不仕，有仙癖，几塵弗拭，庭艸不除，不與家政，遁跡空門。元配楊氏，行事如烈丈夫，治生操作，皆出其手。子三，長雲蒸，次日熹，又次宦光，號凡夫，汎濫經史，貫串百家，策名上庠，修五世祖墓，治宗統，輯先集，配陸氏卿子，尙寶卿師道公女，以詩名。子一諱均，字靈均，配文氏淑，待詔徵明公孫女，以畫重于世。凡夫以兩大人繼歿，諸昆季感於風水，吉地未得，靈榭未安爲憂，不辭勞瘁，獨肩其事，奔走吳山，數易寒暑，始得地於吳縣之十一都四圖默字圩寒山之陽，請命尊行，而迎葬焉。築室墓傍，挈眷山居，又自擇地於天平山之北，手書趙凡夫埋骨處，買地二百餘畝，更建法螺菴，延僧住持，將爲守墓計，鑿石疏泉，栽花藝藥，父子篆學，共相著書千餘卷，姑詩婦畫，玉樵先生所謂吳門三秀云。凡夫公歿後，靈均公無子，惟一女，字子惠，有才略，共襄葬事，惟是家日落，然後終不以家計累，求文夫人畫者，山中如市，而公則日耽書史，續成父終未竟之說文長箋，自著金石林、金石攷辨等書行世。迨公與文夫人相繼歿，議嗣於堂兄勤甫之子銀爲後，卽營合葬於含元公之穆位，先是凡夫公高隱寒山，凡縉紳士大夫入都者，不得趙寒山片紙隻字，不行也。當日之盛名如是，而家鄉故居，逼近海區，諸昆季連年潦倒，歲飢饉，人情洶洶，一遭土寇，次被矮子，再次卽乙酉難，死於兵者，親丁二十二人，銀亦東歸被難，識者謂凡夫公有先見云。乃又議嗣銀弟鏢，而鏢亦夭，勤甫以承祀無人，不願山居，計作東歸地步，所有兩塋餘地五百

餘畝、廬舍數十間、什物不計、盡行交托僧人、捨作報恩禪寺、山間出息、悉付山僧收取、以供倉折之費、遺留什襲、席捲而歸、嗚呼、三靈在天、竟爲若敖之鬼、當是時、迫於衆議、更立公之從兄行、從甫之子國宰、卽耀之曾祖也、斐園紀先生有傳、嗣後耕農者有人、市井者有人、喪替之餘、祖宗祭掃、日疎一日、山中餘地、幾同無主、或僧或俗、人人覬覦、佔作坟墓者、亦復不少、而我家無力爭直也、乾隆辛未、郡紳有蔣姓者、賄通寺僧、滅毀神主、佔爲園圃、士庶公憤、鳴鼓而攻、郡中舊戚文姚周三姓、公扎頻來、懼祖賓儀公、率同先府君蒼巖公、族叔東山公等、到山整頓、控奸逐僧、時宗伯歸愚先生、仗義憤激、豪強退舍、規模復舊、恭遇聖駕丁丑南巡、制憲尹大人查勘山頭、經營座落、傳諭我婁太守王公鎬、兼程到蹟、立傳趙氏子孫、奉給山價、先府君對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祇求大人保全先人祠墓、沾恩萬代、堅辭不領、府君等具呈在案、大人喜、飭諭吳邑尊周公鳳岐、卽於報恩寺傍、好好造一祠堂、供奉趙凡夫先生、春秋祭享、毋得有間、然未幾而報恩寺又被寺僧移建中峯、僅存孤祠一所、嗟乎、僧奸濟惡、先府君跋涉道途、往來鄉郡間、殆數十遍、遇潮舟覆、萬死得生、未必非先靈護佑、而府君之於寒山、心力殆盡矣、按寒山爲凡夫公手剏、原其初意、欲安雙親、福地奚辭、獨任艱辛、遠引斷流之古澗、特開未闢之荒山、曲逕紆迴、喬木參天、而蔚秀層巒、聳翠飛泉、瀉石而潺湲、邱壑具胸中、盡是高人學問、煙雲生足下、無非才子經綸、公得山而願遂、山賴公以名傳、郡乘書載、筆分明、寒山志核呈御覽、於是共稱勝境、恭迎聖駕、南巡、齊頌堯天、得覲鸞輿、跬

蹕、仰翠華之六幸、天章褒美於千秋、邀宸翰之連頒、御筆題名於萬世、山岡煥采、祠墓永留、泉壤增輝、蒸嘗勿替、府君見背、是余責也、五十年春、入山展墓、松揪無恙、祠宇依然、楚黃一遊、先賢墓道、盡屬邱墟、憲建祠堂、鞠爲茂草、奸僧肆毒、一至於此、耀奔號當道、匍匐公庭、荷蒙賢令、懲奸清理、俾得夜台仍整、先栽異日之甘棠、神主重迎、還望他年之玉樹、金章篆額、石碣丹書、誰曰不然、乃有知者、以我爲嘔心瀝血、無識者、以我爲弔譽沾名、未登於大雅之堂、惟聽雞鳴、而錙銖爲利、深慕乎幽人之吉、猶攀鳥道而涉險、尋蹤塚對南山、剩有兩峯白壁、魂瞻北闕、空留千尺明珠、撫今追昔、有感而歌曰、高人遠兮享清名、荆棘多兮任縱橫、壁歸原兮莫敢爭、珠跳澗兮光復生、恩綸永守兮俎豆常陳、雨露頻霑兮天地同春、祭祀之急先務兮告我宗人、酒漿之宜虔敬兮首灌山神、子孫真不絕兮勿負艱辛、勿以我言爲迂腐兮世世藏珍、  
六世孫 耀跋

追敘祖姑子惠小傳附後

耀撰

子惠、耀曾祖姑也、名昭、字德隱、靈均公女、性至孝、有淑德、字平湖、望族馬氏子、名彪公、日以無嗣憂、堦而子焉、堦亡、甘淡泊、依依膝下、不忍離、親在侍奉、菽水親死侍奉香火、兩親喪葬、皆其料理、雖有嗣弟、存其名耳、長齋繡佛、終身布素、工寫生、兼學問、備述尊人生平實事、行略數千言、皆其手筆、懷而乞傳於士大夫之門、虞之錢某、吳之周永年、黃姬水諸先生、目爲閩中靈秀、爲之誌銘、具載宗遺編、姑獨居廬墓、苦守



清貧三十餘年如同一日、順治間、白髮婆娑、猶能策杖到鄉、省視父黨、後終夢兆于嗣子、迎歸合葬、年月時、另詳馬誌、耀追攷始末、以傳之、

傳曰、人生有子而無子、謂之不能事親也、公則無子而有子、以一女而能代子職也、不惟能代子職於親之生、且能代子職于親之歿後數十年、是以謂之孝也、按其生事葬祭、抱略請傳、代子職也、獨處墓傍、任勞任怨、保守三代親墳、松柏長青、盡人事也、暮年回里、省視宗親、不忘本也、終身奉佛、自甘甯靜、不得已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魂歸夢兆、合葬夫塋、從一而終也、賢哉姑也、孝哉姑也、或曰古人之曹大家、今之趙德隱、余曰不然、姑之德操、賢於古者遠矣、孰謂公無子哉、

跋

寒山留緒

五八

先從祖崖州公、退隱吳下、維以鄉邦文獻是徵、既爲邑志纂財賦二卷、旋復贊蘇州吳太史穎芝創保墓會、且以吳門山水、支硎爲佳、自營壙於白馬澗、復訪先儒趙凡夫三世之墓、不得、乃馳書趙之宗裔、詢墓所在、亦不詳、久之、得趙墓道契墳於邵氏、又得寒山留緒於唐氏、始悉凡夫之葬所、遂入山尋墓、按圖而索之、已爲人所盜、乃謀諸太史、始得復、於是出貲雇工、疏闢荒穢、立石樹碣、沈潛復彰、公之力也、曾不幾時、公卒弟天、而嗣絕、葬亦三世、白馬寒山、隱約可望、超每祭掃、未嘗不附膺飲泣、以公事業、與寒山之文章、堪相軒輊、皆以好吳下山水、卜居養晦、其志同、其遇類、乃天不憖遺、公嗣三世而斬、不亦悲耶、超往年整理舊志、徵集鄉先哲遺著、得覽趙澗香所纂寒山留緒、盛衰始末、詩文公牘、鉅細不遺、揚芬先德、真氣溢紙、讀之、泫然、以澗香之純孝、故能志先世之遺澤、微澗香寒山之純孝、不彰、斯君子所謂孝子不匱者歟、今者同門徐子長省立蘇州圖書館、整集叢殘於兵燹之餘、而有吳中文獻小叢書之輯、先士茂著、寓賢瓌記、鉛槧流傳、幽光潛耀、爰將寒山留緒、郵奉徐子、得報書、乃以是書不僅有關地方文獻、補志乘之闕失、而况乎孝爲善首、尤宜表揚、付梓之先、囑跋於超、謹識數語、用誌感焉、戊申冬十二月廿七日太倉馮超跋於綿綿閣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5476B

民國二十九年一月

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校印

寒山留緒 非賣品

